

拙  
尊  
園  
叢  
稿

拙尊園叢稿卷三

遵義黎庶昌純齋

內編

曾太傅毅勇侯別傳

公諱國藩字伯涵別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初名字城後改其先  
自江西徙衡陽明季再徙湘鄉家世力農五六百歲閒無與科目  
顯者祖玉屏始驚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道光甲午  
鄉試舉人戊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  
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二十九年補授  
禮部右侍郎始公居京師從太常寺卿唐公鑑講受義理學疾門  
戶家言漢宋不相通曉亦宗尚攷据治古文辭與蒙古倭仁公六

安吳公廷棟師宗何公桂珍漢陽劉公傳瑩仁和邵公懿辰數輩  
友善更相礪砥務爲通儒之學由是精研百氏體用賅備名稱重  
於京師 宣宗崩 遺命毋庸 郊配 廟祔 文宗卽位下廷  
臣議王大臣九卿旣集咸謂 廟祔固不可易 郊配亦在所必  
行公獨以爲乾隆中繕治 郊壇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  
一磳一石皆有定程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 七廟配位外已乏  
餘地論者徒欲於西三幄之南暫置一案計目前而忽久遠非所  
以嚴典祀 大行皇帝深維萬世慮或有援唐宋故事陳請罷祀  
者因以身制限俾世世遵行無更革之患此大孝大讓三代聖人  
制禮之精微也愚謂毋庸 郊配 遺命不可以有違與羣臣意  
不合專摺建論之 上善其言曰該侍郎議是諸所奏殊少折衷

公又以國家用人之道有轉移培養考察三端而經筵日講爲人君求治基本皆宜加意切究復條奏數事施行咸納用焉是歲廣西兵事起賊酋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村咸豐元年益熾賽尚阿公以大學士督師出勦時上求治急用人或不測論旨輒曰黜陟大權朕自任之又尚威儀羣臣失檢則得罪百僚恐懼莫敢正言公迺上疏極諫預陳三大流弊請防其漸上覽奏大怒梓其摺於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祁公嚮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之請曰此臣門生素有愚直惟皇上幸而赦之良久乃解仍優詔褒答大學士琦善公以番案得罪入刑部獄不肯承執薩迎阿查辦不實傾害之薩公時在新疆代任故事大臣查辦事件必隨帶司員一日會

訊坐甫定刑部尚書恆春宣言傳薩公所帶司員備質公驚問此何意也恆公曰有 旨公曰既有 旨胡不早宣示恆公曰面奉諭旨公曰 諭旨逮問司員豈能以面奉爲詞某亦刑部會審者未經面奉不敢附和司員微曹要亦會訊官也 諭旨未正其罪而先逮問今日在堂會訊者豈不自危自今以往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必欲傳訊俟奏請奉 旨而後可四坐悚然遂已公既好直諫議事數與諸公貴人不和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公亦視之如無也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居位稱職雖以直諫忤指 上心益察其忠可屬社稷卒以此用咸豐二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丁母憂歸其年賊出永安圍桂林陷道州郴州攻長沙解圍至益陽折臨資口大掠民船浮

洞庭而東岳州漢陽武昌俱失守三年正月沿江而下陷九江安慶破金陵據爲僞都秀全自稱天王建僞號太平天國僞東王楊秀清用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駭時公已奉 旨督辦團練於長沙首以人才爲急拔塔齊布於眾將中使領兵事倡勇敢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千人守城公曰團練僅衛鄉里法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饒於官緩急終不可恃請改募成軍乃可資以討賊湘勇之號自此起焉先是公嘗論東南各省形勢郡縣多阻水欲剿此賊非水師不可及新甯江公忠源禦賊於南昌郭公嵩燾獻言江湖一水遇風日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得達官軍率由陸路追躡賊仗舟楫而我以營壘禦之此兩不相及之勢也長江數千里之險遂獨爲賊所有請急治舟師與爭江湖

之利江公大喜卽日具疏請飭湖南北四川各造戰船廣東製備  
礮位交會某管駕駛出長江肅清江面公亦奏請調瓊州紅單船  
放大洋由崇明入江廣州內江快蟹拖罟泝灘水過斗門浮湘而  
出收東西夾擊之效遂出至衡州勸辦水師會賊自江西西上再  
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廬州新立行省亦危急公  
方以討賊自任上遽累詔出兵策應公奏水師未能就緒難以  
應敵上手詔切責之公具陳饑乏兵單成效不可必惟有愚誠  
不敢避死而已上復報曰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  
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已而廬州陷時衡  
陽廩生彭公玉麟落拓鄉里公一見器之楊公載福始仕湘陰外  
委名微甚應調至俱佐理弟國葆營務國葆薦此二人國士才任

一軍不當屈爲幫辦乃檄使募水勇楊公頓首自陳不習水性不敢受命以負公公笑曰觀君才氣無施不宜勉爲吾任之楊公彭公始治水師公徵將弁於兩粵數月戰船成者快蟹四十長龍五十舢板百五十度可應敵乃謀大舉四年春號召水陸萬人別爲二十營營五百人以塔齊布褚汝航楊載福等領之益募民船載運糧米萬二千石煤萬八千石鹽四萬斤礮五百尊鉛子火藥二十餘萬斤員弁工匠夫役皆具合者亦不下萬人傳檄遠近將而東征水師初出湖卽爲風所摧敗陸軍至岳州前隊遇賊潰退入城城守公率戰船拔出之不利引還長沙賊陷湘潭再邀擊之靖港又敗公發憤投水左右大驚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齊布公大破賊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



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勤求己過古人亦正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難施所以兩次致敗其弊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方兵之初起大學士某公昌言於朝曰會某以在籍紳士非上素所令召而一呼萬人此其志不在小語浸淫上聞湘潭克復奏捷至京師大臣或指爲妄上心知非是一日特旨召見編修袁芳瑛問所以破賊狀芳瑛具言臣得家書述曾國藩等戰事甚悉因舉顛末爲上備陳之上大悅卽日授芳瑛松江

知府而公志以明芳瑛者 上從摺紳簿中識其爲湘潭人也自是大臣乃不復言公賊旣退出湘潭渡湖而西陷常德其在漢黃者陷德安安陸荊門入宜昌越太平口而與常德賊合武昌再失公復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師獨衄亡其將陳輝龍褚汝航等尋而復振會師金口諸將胡公林翼羅公澤南塔齊布公李公續賓楊公載福彭公玉麟皆屬焉於是進兵圖湖北公令羅公攻花園塔公攻洪山武昌漢陽賊聞兵大至宵遯遂復兩城順流而東所過戰克大破之田家鎮斫斷半壁山橫江鐵鎖至於九江水師浸驕賊營湖口梅家洲攻之不下舍去逐利入鄱陽湖未返而賊夜柵斷湖口塞其後路不得出外江戰船大爲賊所襲焚燒數十百艘公走羅澤南軍以免退屯九江於是外江內湖水師分

矣賊由小池口渡江西上再陷武漢北擾荆襄南入義甯公遣胡公林翼等軍救援湖北塔齊布公軍九江而躬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檄彭公領之時湖口賊陷饒州廣信入徽州羅公往勦克復廣信義甯而塔齊布公卒軍無統公復至九江羅公駐軍義甯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因詣公指陳形勢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瓴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以頓兵損威乞戒諸公堅持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從之幕府劉公蓉諫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將軍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猶

榮也羅公遂行初公在衡州困急時湖北巡撫楊健孫楊江助捐軍餉銀二萬兩公嘉其意請入祀健鄉賢祠部議以爲不應坐革職上改降二級調用及城陵磯捷賞三品頂戴克復武漢

授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公以未終母喪辭讓不受尋加兵部侍郎銜軍至九江賞黃馬褂五年九月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一州九江賊踞自如湖南北江西音問不通公在南昌從眾議復調羅公不知其已亡公第國華國葆聞江西急於是用父命走湖北乞師巡撫胡公拯兄難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公秉章亦資公第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聞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李公續賓八千人軍城東楊公載福戰船四百號泊

江兩岸江甯將軍都興阿公馬隊佐以鮑公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軍容整肅公自南昌迎勞望見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游軍事棘江南大營失陷督師向公榮退守丹陽卒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樑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而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奔喪回籍請開缺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上雅知公拘謹重違其意乃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旨胡公旣定湖北馳至小池口合圍九江九月攻破湖口梅家洲鄱陽道通外江內湖水師絕四年而復合楊公乘勝轉鬪拔彭澤望江東流直指安慶城下進克銅陵耀師而還由是水師雄視東南復悉奪收漢黃以下江面與賊關銅陵而爲界胡公以此軍本公建立楊

彭皆其舊部請起公復統水師會九江克復石達開自江西竄入  
浙江浸及福建上卽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  
詔援閩僞英王陳玉成世所稱四眼狗者譎鬻善戰再破踞廬  
州李公續賓赴援廬州至三河舉軍覆敗公弟國華殉難駱公秉  
章奏請舍江圖皖公亦奉旨統籌全局者屢矣迺規取形勢九  
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  
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以  
分金陵之賊勢勦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  
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  
率蕭啟江張運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  
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臣任北路耆齡任南路

福建之賊聞省兵力足以自了粵賊句結擒匪近來嘗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數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剿惟 聖鑒裁示 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竄入湖南西攻永州圍寶慶 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以軍防蜀行至巴河聞賊已引去竄入廣西而上游兵事解胡公乃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公軍桐城李公續宜軍青草壩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江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僞忠王李秀成大會羣賊建平分道解救金陵江南大營復陷官軍悉潰常州蘇州相繼失咸豐庚申閏三月也左公宗棠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

賊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又問誰可當之胡公林翼曰  
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慎選帥以  
公功效懋著就加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促救蘇常左公宗  
棠方嚮用有旨下公問狀卽令襄辦軍務賞給四品京堂未  
幾公補實授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安慶一  
軍關係淮南全局卽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  
趨祁門公爲人虬髯虎領沈毅多度秉鉞專征天下想聞風采江  
浙賊氛雲擾官紳告急軍書日數十至援蘇援滬援浙援皖援鎮  
江詔詔相銜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  
方困兵革而英吉利法蘭西寇天津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與  
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巡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勝保奏請飛召



外援公發書涕泣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止勿行其冬大爲賊所圍一出祁門東陷婺源一出祁門西陷景德鎮一入羊棧嶺攻其北環城數重吏士皆有憂色固請移營江干與水師相杖公曰無故退軍兵家上忌此不可也卒不從使人閒行檄鮑超張運蘭亟引兵會身在軍中意氣自如猶時時以詩古文是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左公至江西後數破賊樂平浮梁聞公薦宗棠可大用請改幫辦軍務十一年八月公弟國荃克復安慶捷未聞而文宗崩 穆宗毅皇帝立帝年少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數 詔酌保封疆將帥人才頃之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 朝廷每有軍國大議諮而後行苗沛霖反 詔分兵討壽州東南兵事一皆專決杭州再陷公舉左公

宗棠辦浙事始公之起兵開幕府延客號得士合肥李公鴻章以  
年家子入幕察其英毅非常器公嘗欲於淮徐閒別練一軍而難  
其人及得李公奇其才欲任之未有因也江蘇官紳退保上海數  
月望援不至使使至安慶乞師公卽遣李公至淮上召募得八千  
人名曰淮勇赴援之時上海已設會防局議借西洋兵剿賊公言  
上海本通商碼頭借以保守人財則可若令攻剿蘇州金陵代復  
中國疆土則不可乃止同治建元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鎮守  
安慶居中調度誅討懷集地方數千里部兵十餘萬人公弟國荃  
益募勇圖金陵徇地至蕪湖水陸皆會薄雨花臺而進軍賊堅守  
攻之不下乃增兵圍之相持踰二歲公嘗足食足兵以相餉救其  
秋圍師病疫公憂甚奏言臣德薄不足以挽厄運請 簡親信大

臣馳赴江南分任重責 上諭勞之曰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疊經諭令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以俟可乘之機矧疫疹繁興各軍病困之餘詎忍重加督責其各傳旨存問當此艱難時會益以疾疫流行深虞墮士氣而長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所闕失是以上干天和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旣當其厄賊中亦豈能獨無傳染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員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亦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事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

不容一息稍懈也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蘇州李世賢浙江悉眾來援號六十萬圍公弟國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乃解去弟貞幹卒勞於軍卽國葆也明年五月水師克九洑洲長江肅清金陵城圍合賊糧垂盡洪秀全度不支服毒死李秀成擁立其子福瑱仍堅守時浙江略定江蘇亦平李公鴻章兵多無所用武有旨飭令會師未赴國荃亟治地道鍾山下克之三年六月十六日也李秀成生得洪福瑱逸出至江西後擒 天子褒賞功臣加公太子太保封爲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國荃一等威毅伯金陵旣克洋將戈登雅安瑪等來賀公威震中外乃議罷兵裁湘勇進淮勇而勦捻事起始淮勇新集公語其友郭嵩燾曰君亦知吾擢用李公者何曰不知也公曰目前大勢東南軍務可

了淮北擒匪尚無了期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其所長用兵十年氣亦稍衰矣繼湘軍以馳騁中原不能不資淮勇管帶淮勇不能不資李公吾之用李公欲以爲湘軍之繼非第爲江蘇計也金陵平後賊悉竄至皖南江西楊公岳斌受命督剿江西肅清餘賊入廣東福建又二年乃平擒匪者起於顏毫光固閒剽掠以爲生事不攻城得亦輒棄去不守其戰善用馬隊衝鋒自陳玉成苗沛霖嘗糾與官軍戰益習攻鬪利器械玉成沛霖死僧王移師討之追剿數年馳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數止戰失利賊奪官馬益盛聚散出沒不恆其處所曾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聚則數萬人馬萬餘匹日馳百數十里以爲常大河以南方一二千里蕭然咸被其患同治四年公聞僧王輕騎追賊步兵遲者後數

日乃到歎曰王軍罷矣不已必及敗將密陳於上止之弗及而王果兵敗戰沒曹州城下上聞而大驚念此軍非公莫統適召公卽引兵赴山東剿賊其直東豫三省旗綠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故特使公權重與王侔者而李公代爲總督廷旨督師急日中數至公言僧王新敗之後士馬傷殘未易收集湘勇能戰者僅存劉松山一軍淮勇銳氣雖新然眾少不敷剿辦當益募新兵以楚師規模開齊兗風氣賊馬飚疾鋒銳不易當勢須出口採買戰馬添練馬隊黃河天險恃以扼賊北渡若興枵水師又非數月不辦是數者皆難迅速度今剿辦此賊不特西不能至湖北卽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河南祇能辦歸陳江蘇徐淮海安徽廬鳳潁泗此十四府州縱橫千里古來四戰之場擒匪往來最熟若以此

委督辦之臣而其餘責成督撫各練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軍務  
庶有歸宿因定以臨淮徐州濟甯周家口爲四鎮扼要駐軍饌械  
委輸皆由水道往進兵屯臨淮居無何賊竄河南上令公移駐  
許州節制湖北軍務兼顧山西至徐州復令李公鴻章帶兵入洛  
陽以漕督吳公棠爲之代旨未決事且下三人商定廷寄到  
軍中幕府請閒問公意云何公曰督撫進退繫國安危當由天  
子自任臣下豈可與謀吾當不商而奏幕府曰今主上委心疆  
吏視公等猶股肱故不疑而有是命不商無乃非上意公曰若  
亦睹漢唐末流之弊乎自古權柄外移孰非由漸而致方今天下  
未靖封疆大臣率任軍寄人有飛揚跋扈之心倖端一開爭覲要  
地恐州牧藩鎮之事將復起於今日非所以慮社稷也明聖可

爲忠言不商何害乃上奏曰歷觀前史明訓軍事之進退緩急戰  
守屯駐統帥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遙制廟堂之黜陟將帥賞罰百  
僚天子與左右大臣主之間外之臣不宜干預從古統兵重臣遙  
執國命未有能善其後者同治元年 皇上命臣酌保封疆將帥  
比卽奏明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內  
輕之漸兼杜值私樹黨之端仰蒙 聖諭嘉許今以要缺督撫令  
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見密保尚且不可會商更覺非宜因不俟  
吳棠李鴻章商定直據管見未審有當萬一否 太后臨朝稱善  
明年春駐軍濟甯察閱運河至張秋遂登岱宗而還鎮兵之初設  
也公與諸將約賊至迎頭而縱兵及勦辦年餘賊橫如故諸將士  
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迺起張秋抵清江築長牆憑運河禦之



未成而賊竄襄鄧聞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復突而東時議咎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書遺李公曰目下各軍勦捻視之無關得失若非僕與閣下提振精神認真督率則賊匪之氣日進日長官兵之氣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賊天下更有何軍可制此賊大局豈復堪問吾二人須視勦捻如曾李家事儻再無起色當奏請閣下北征蓋鄙人不能上馬督戰閣下能匹馬當先不過倡率一二次而士氣振興百倍矣會公弟國荃爲湖北巡撫遂請 旨飭李鴻章出省駐徐州與山東會辦東路國荃駐襄陽與河南會辦西路自居周家口策應期以三方并力而是時言路迺數劾公辦賊不善乞加譴責 天子明其不然爲寢其奏弗聽公亦憂愧不自安疏陳無功請開缺以散員

留兵閒効力援古義自貶注銷侯爵不許俄授李公 欽差大臣  
勦賊飭公回任辭不任艱鉅亦不許是冬牛洪死張總愚竄入陝  
西任柱賴文光入湖北中原少息賊亦不復合併由是捻有東西  
之號矣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  
渡運河而東擾登萊青李公鴻章劉公長佑建議集四省兵力會  
堵運河英翰公請合兵守膠萊河圈賊於海隅皆主公防河初議  
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南入海州官軍陳斬任柱再擊破之壽光瀾  
河賴文光走死揚州東捻平公加一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入陝後  
數月乘冰堅渡河竄山西入直隸擾犯保定天津河閒京師戒嚴  
丁公寶楨帥先入援克饒陽駐固安左公宗棠駐天津李公鴻章  
駐大名英翰公李公鶴年各引兵防河南北岸軍萃畿輔者七八

萬人莫適先縱擊賊徘徊而入山東東昌武定李公移師德州督  
勦迺復事防河卒破平之在平南鎮張總愚赴水死如公策閩四  
月加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朝京師 召見養心  
殿東室公免冠頓首謝 恩 太后見公容止非常備禮加敬是  
時 太后垂念邊防以將材爲意顧問名將若何公舉多隆阿塔  
齊布羅澤南鮑超楊岳斌劉松山劉銘傳等謀略以對 太后虛  
己聽焉劉公松山始將老湘營公知其軍票姚整肅足倚平寇至  
臨淮擴而大之後遂掃秦隴定新疆兵鋒常爲天下冠故言中興  
名將旗人首多隆阿漢人首劉松山鮑超亦一代驍將也會歲暮  
公留朝正旣至直隸練軍釐獄舉劾分明期年風俗大革先是天  
津訛言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者莫知所自始眾意指目西洋教

堂無據知府張光藻捕獲姦民張掄郭拐訊供實略賣子嚴辦已  
民團旋得武蘭珍詞引法國教堂王三有授迷藥事民教因是開  
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領事豐大業約集署會訊於時百姓謹  
譁不止豐大業無所發怒卽舉洋鎗擬崇厚崇厚亟起避免豐大  
業亦起徑出值天津知縣劉傑於途又不爲讓道益怒復以洋鎗  
擬之中傷家丁津民憤環毆豐大業立斃集眾毀教堂誤連英俄  
美三國西洋教民死者數十人天津大擾亂崇厚具以事聞公病  
方請假養 上令馳往查辦公至天津津之教堂幼孩數百人召  
問其父兄皆言無恙而投訴狀者率空語無左證王三捕得亦狡  
展津民恨洋人深夙仰公威名冀且助我擊逐之及出示嚴禁滋  
事大失望怨公時民教句句未已公慮四國合從敗約變不測卽

戰倉卒度不能禦之京師震驚思且爲之辨誣以解散其謀請  
明詔通飭各省知教堂無挖眼剖心事奏既上朝士咎公左袒外  
國謗議沸於京師法公使羅淑亞坐府縣主使欲以議抵持之堅  
案久不決羅淑亞要挾萬方動引兵船爲詞持公不下怒去至總  
理衙門爭公請交張光藻劉傑刑部治罪光藻傑先予假之順德  
密雲 朝廷滋不悅詰公處分失當乃召李公鴻章於潼關引兵  
馳赴天津會辦會兩江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李公爲直隸總督刑  
部定擬光藻傑罪發往軍臺効力 上從重改發黑龍江凶犯次  
第緝得皆斬決依律償再踰月案乃結由是公聲名重損公辭兩  
江 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閒諸事自可就理  
既復任充南洋通商大臣公之督兩江尚儒喜引經決事及治民

頗采黃老術清靜類古蕭曹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  
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然未嘗一息佚素廉俸祿入悉以  
養士軍所經用毋慮數千鉅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汎愛樂  
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率子弟遇畜之得庶類之和尤知而善任使  
所成就薦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公左公相繼極用遂匡國家以  
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饗服蘇常之初失水師方爭  
長江未遑及也公謂蘇常澤國非戰船莫達而揚州裏下河數爲  
賊所瞰注乃議增設淮揚水師太湖水師皆興辦如言賊旣平水  
師功高不可撤而船礮委棄足惜復議改置事遂設長江經制水  
師始終公所建也初通商議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  
所安慶仿造火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迺使同知容

閱往西洋美利堅采辦機器洋鐵時李公鴻章亦自購得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規模遂開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選派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而還仍以容閱往其遠略如此自餘他所規畫天下事甚眾無不效者或以爲聖公曰非也曹公有言更事多耳年六十二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於位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追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諡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何公璟李公瀚章英翰公先後臚陳勲績宣付史館何公承公後上以守成爲戒是後更歷數公一皆無所改作云子紀澤以員外郎襲爵紀鴻孫廣鈞賞給舉人廣鎔廣銓主事初殯金盆嶺薨三年而其配歐陽侯夫人

卒合葬善化平塘公所定陸軍營制營規水師章程馬勇章程鹽  
務章程直隸清訟事宜練軍章程等皆經國之大者世所施行文  
章奏議尤美別有集他書藏於家方公在時門生故吏慕仰之甚  
者率圖形去藏之公薨後兩江重難其繼 天子盱衡數權試焉  
光緒中吏民思公功德不已門下士黎庶昌迺追美股肱之誼卽  
公圖像而頌之曰毅勇堂堂糾髯飄揚屬任大重惟哲 顯皇帝  
之基元羣盜披猖六師討伐經營極方公拯大難起搃賊吭六朝  
舊都逆豎居諸曰荆吳大國孰予敢踣楚師旣東包漢與江濯征  
十載遂臨海邦擒王掃穴兵威有赫若火日之烈烈亂賊息滅天  
實命我祚我聖相皇奮其威高視霸王有宣興周著列方虎炎漢  
再紹葛亮繼武亦有汾陽再續唐緒公隆厥聲伯仲伊呂初饒州



知府張澄翰善相人相公龍而癩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象癩龍也公終身患癩目三角云

論曰粵賊之發難也起桂平據金田其事至微及禍本旣成流毒徧於海內而外患乘之沸鼎滔天區夏糜爛此曠古所未聞也當是時公以紳士在籍讀禮家居不操尺寸雖不與聞軍國可也迺獨以討賊自任由今觀之有若天所命焉豈所謂篤生者乎夫舉兵犯難折而不撓是其勇也撥亂反正弔元元之命是其仁也開誠心布公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是其明也收成功於李公鴻章是其智也天津之役揆量彼己辱身以安君父是其忠也嗚呼可謂臣道之粹精希世之人傑已

拙尊園叢稿卷三

拙尊園叢稿卷四

遵義黎庶昌蒔齋

外編

讀論語

柳子厚論語辨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爲天吏所以推尊孔子當矣獨謂堯曰咨爾舜以下六十  
三言爲孔子常常諷道之詞則不然論語紀事之書也孔子弟子  
雜記當時言行以垂後世於古無是體也游夏曾閔之徒習見孔  
子刪詩書有序贊易象有文言繫辭爲序跋所自出尊其所聞各  
稟師說譔而成編亦於其末序之云耳其意以爲孔子之不得位  
天也然生民以來莫盛於孔子令得在君人者之位尊五美屏四

惡必用虞夏商周之政甚明故歷溯堯舜禹湯文武授受之辭以著仲尼躬纘二帝三王統緒而又終之曰知言與人卽孟子末篇義旨知人論世尙友而已子厚求其端不得乃爲之說曰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又截去武王書詞使義不完備夫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鐵撾三折終身以求寡過其慎可知也若以匹夫不踐天子位時時取二帝三王禪與討伐之辭諷於口識於心有若闔干天命者然非聖人所宜用蓋論語之學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之門人以授孟子孟子晚而獨得其宗故直繫之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

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猶夫七十子之志也其爲序一也孟子之說毅而顯論語之旨謙而隱曰何以如是曰時不同

或曰子申集注楊氏之說善矣然漢世所傳論語三家篇第各不同子以堯曰三章統爲後序不繫誤乎曰今世行者爲魯論語與孔子壁中古文章句煩省同惟分子張問以下爲從政故有二十一篇而魯論不知命章闕賴古論補之孔門所傳七十子以來之舊第蓋如此獨齊論增多問王知道二篇爲安昌侯張禹刪去余謂其篇必後人傳託所爲與孔子弟子語不類不然禹雖妄不至是馬端臨固嘗疑之矣孔子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從孔壁讀易程傳

世言王弼注易掃象不言而象亡於晉象非亡也不善言理者之

亡耳易聖人憂世之書也以卜筮爲用宜其簡明易直不當怪迂  
繳繞闊遠情事使人難明六十四卦之殺列三百八十四爻之參  
伍錯綜象一寓乎其中而與人事相推移然孔子所以傳繫之辭  
其恆言者止於陰陽奇偶剛柔動靜進退存亡吉凶悔吝而已未  
嘗如漢以來人之說之穿鑿也易道至博而天人既備仁者見以  
爲仁智者見以爲智象不可勝窮也舍理以言象未有不入於小  
數曲學支離詭異者京房孟喜虞翻焦延壽之儔攷其傳雖若甚  
遠要皆無當於易人心之厭久矣故弼注行而眾家皆廢晚得伊  
川書因弼注而研致益精乃始與聖人者性命之旨合雖以蒙之  
不肖讀之亦覺犁然曲饜人心故程傳行而弼注又廢道之興壞  
雖各有時然而伊川深造自得矣

讀王弼老子注

王弼注老子甚精妙得虛無之旨河上公不可以同日語及觀弼所爲注易高下懸絕與老子不類判若兩人言也世稱弼注易其旨多假諸老子余謂不然有老子而後知弼得易之淺也老子者元同以爲體因循以爲用無成勢無常形不可與聖人吉凶悔吝憂患之旨合而弼頗能言之弼深於老子而已於易強爲解事者也強爲之則得失之迹自在讀其書時若有會反而求諸性命之理無有甚矣學深淺不可假也朱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其知弼者與

讀儀禮

儀禮苦難讀本朝人爲之簡明章句者張爾岐吳廷華二家最善

余喜讀焉漢之興經書多出屋壁而儀禮十七篇獨完世儒頗推周公所爲斯固不必然而要爲輔政致太平之書無疑蓋周禮者會典而儀禮乃通禮也讀其書醇懿典則制度完備與謨誥同風使人卽欲進退揖讓鼓舞而不自知百世下猶若此況生於其際者邪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豈不信哉余是以歎昌黎韓子之不善讀儀禮也僅掇其奇辭奧句而已又曰攷於今誠無所用之獨不知後世冠昏之緣飾喪服之因革何嘗不出儀禮所闕失者王朝邦國禮耳余意古經出魯淹中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者卽是劉歆欲以建立學官而惜乎其不得也不然歆號博極羣書若其文差與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尙書不類又何必爲之發憤增歎也哉

讀墨子

墨子十五卷七十一篇今存者六十三篇此六十三篇中往往有子墨子大抵墨氏弟子所爲也翟所自著書祇親士修身經上經下並說六篇而已經上下篇文頗怪疑有錯簡世或以爲似爾雅釋詁而莫解其意以余觀之特堅白異同之辨非墨氏要指也據此則翟與公孫龍同時甚明班孟堅稱墨子貴儉兼愛尙賢明鬼非命尙同是其所長今取魯問篇語證之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墨氏亦何嘗不權時達變與仲尼救世意同而卒至充塞仁義無父無君爲孟子所距闢蓋別墨者流若相



里勤五侯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徒猖言獬行有以召之耳豈墨之本旨如是墨道夏道也今泰西各國耶蘇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愛尙同其術磅礴然本諸墨子而立國且數千百年不敗以此見天地之道之大非執儒之一涂所能盡昌黎韓愈謂孔墨相爲用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亦豈虛語哉

### 禹貢三江九江辨

自漢以來談禹貢三江九江之辨其說紛然淆亂至於莫可究詰余謂非山川形勢之難明穿鑿者之爲害也禹貢聖經也尙書敘事之文無若此謹嚴者其篇中本無南江名世儒泥於中有北必求南江以實之不得已而索諸經外由是聚訟之說斷斷而莫之止三江分爲五九江分爲三爲鄭康成氏之學者曰左合漢爲

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蘇子瞻書傳主之曾  
收易祓夏僎程大昌黃度馬中錫胡渭等從而證明之爲庾杲之  
之學者曰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蔡沈氏書傳主之  
爲班固氏之學者曰漢志會稽吳縣下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毘  
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  
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孔穎達氏正義主之爲韋昭氏之學者曰  
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顧炎武主之爲郭璞氏之學者曰岷江  
松江浙江也歸有光主之此皆三江異名也九江之說主彭蠡者  
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酈道元云贛  
水總納十川胡朏明引漢志以彭水爲豫章水源不當別出而曰  
湖漢豫章與鄱餘修旴蜀南廬爲九水也此以彭蠡爲九江也主

尋陽者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尋陽地記云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  
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  
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  
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  
提江九曰原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  
江口會於桑落洲正義謂名起近代此以尋陽爲九江也主洞庭  
者始於宋初胡旦而晁以道曾彥和朱子從之曾氏曰九江一曰  
沅二曰漸三曰無四曰辰五曰漱六曰酉七曰湘八曰資九曰澧  
朱子攷定九江去無澧二水易以瀟蒸以導江先合澧而後過九  
江故不數澧無水可疑亦置之然瀟訓爲清水經無是水而金吉  
甫亦疑武陵零陵長沙間如蒸水者頗多此以洞庭爲九江也其

說之繁難至於如此吾今一準地望反覆尋諸經文而別立一解以求當乎先聖之書法經於荊州書江漢九江雲夢爲三明其不可合而一也荊州一境當今湖南北兩省地東境盡黃梅縣與古尋陽接然導江之文明曰東至於澧澧卽今澧水也康成以爲澧陵山名在洞庭上游又書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卽今巴陵在洞庭下游頗疑卽城陵磯蓋大江東南流至城陵磯而極經特舉其迫近者言之猶漢之於大別不可以去江數百里之廬江郡東陵鄉當之亦不得以其山小及名不見於古爲疑也江自城陵磯折而東北流可五百里許至漢陽正與經東迤北之文合應讀爲句絕再東南流約六百里然後匯於彭蠡若移在漢陽以東則與迤北之文顯然謬刺又於導山條書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

至於敷淺原衡山正在洞庭南連延以至九江之德化崛起鄱陽湖西而爲廬山敷淺原卽其麓所謂博陽山也然則據導江之文則過在洞庭西北據導山之文則過在洞庭東南其地適處荊州之中故曰九江孔殷譌孔傳訓以爲甚得地勢之中此也稱九江者言其流稱雲夢者言其瀦亦猶岷江之流專言之則曰江分言之則曰北江中江也吾是以斷然信朱子之說爲合於經也況有山海經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可證乎山海經周秦閒書他紀或妄此語則不妄也江雖有九從雲夢會流而出下流實祇一江故統名之曰九江耳惟九江異名上世無書可證則從曾氏敗之說以沅漸無辰澈酉湘資澧當之而取說文入江之油以易漸雖不中不遠矣瀟湘係二字水名如滄浪之比余意以湘中記所

云是納瀟湘之名者爲是不當刪去瀟字而資亦應作瀆以禹貢水名其旁多從水也九江旣定卽三江可得而言三江者中江北江九江也經書岷江曰中猶質言正流耳非必左右有一江夾之之謂泥古者誤讀旣字屬震澤句執北求南強經就水無一能合若果有南江聖經何故不言而獨留此祕密以待後人之推測乎岷江以南大率山地無北方移徙之患不應有此配江之巨水忽歸消滅至漢時卽無蹤迹可尋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導漢章云東爲北江明著漢之爲瀆非九江可得而比已於荊州志言之矣曰江漢朝宗於海其書東匯澤爲彭蠡匯取回旋之義實統江漢以爲言明著追過均敵非一水之力而於導江則書會於漢則不書又明漢在中江之北不得以會名也經之苦心分明如是朱子猶

以彭蠡以下有江無漢又不見南江之名疑漢不當言北遂啟蔡氏有遣官屬往視未敢深入以此致誤之論此不信經之過也然則揚州一域西境之水以彭蠡既瀦一語當之東南之水以震澤底定一語當之實已包括無遺中江北江九江合流順軌而經於北境故曰三江既入與書江漢朝宗一也別無所謂南江有之卽九江也九江之水合眾派以成流至下游而彭蠡之水復合不可以瀆名不可名卽不能別出南江而使與北江相配經之書北江非苟而已也爲望秩計也吾意以爲聖人之精意蓋若此近儒李氏敍秦氏蕙田知三江之爲中江北江九江當矣而譏蔡傳以洞庭爲九江之非是其一失張氏敘知九江之卽洞庭矣而又疑洞庭本雲夢澤不可以江名別指湘江爲九江夫如是又何以解於

贛水之稱南江乎彭蠡之有贛猶洞庭之有湘也彭蠡之有湖漢  
九水猶洞庭之有沅湘九水也其名同其大小同會於澤又同今  
舍荆揚二州疆域不求而獨求所謂南江幾何其不瞽亂迷失也  
吾故準以地望證諸經文先分荆揚二州疆域荊州之疆域定確  
知洞庭卽爲九江而後南江之說不攻自廢南江之說廢而後三  
江明三江明而後諸家之論息諸家之論息而後禹貢荆揚二州  
及導江導漢之文皆燎如指掌無復留疑矣

李白至夜郎攷

李白之竄夜郎後人皆據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  
書懷示息秀才詩題以爲白實未至貶所武威張介侯澍續黔書  
趙遵律謫仙樓記辨之甚力然均不免有所牴牾今試取白集覆



攷之其詩文雖編次無倫而細細尋究蹤迹亦自明白據唐書本紀肅宗至德二載二月戊戌庶人璘伏誅計白論罪當在此年春夏之際因郭子儀解官以贖始免死長流夜郎又因宣慰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推覆清雪始得出獄宋又辟參幕府上表薦授一官不報然後不得前行前赴貶所是年九月廣平王復京師十月復東京而白有爲宋中丞請都金陵表是在未聞收復以前事白時尙在尋陽家室旋亦來會故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環有拙妻莫邪劍及此二龍隨千里遠從之之語此烏江卽尋陽記所云去州五里之九江名曰烏江者也其贈辛判官贈劉都使留別龔處士贈別鄭判官諸詩皆在此前後作是年十二月戊午大赦賜民酺五日有流夜郎聞酺不與之作明年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

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二月丁未大赦改元  
四月乙卯大赦十月甲辰立皇太子大赦皆未免罪故有放後遇  
恩不霑之作然已在是年冬閒或二年春閒矣詩云獨棄長沙國  
三年未許回蓋借賈誼自況也其自尋陽上溯有流夜郎永華寺  
寄尋陽羣官之作行至西塞有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之作詩  
云人愁春光短時爲春末夏初可知及抵江夏端午已過有答張  
相公自荊州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之作又陪長史叔  
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八月與尙書郎張謂沔州牧杜公漢陽  
宰王公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九月九日在荊州飲龍山九月十日  
卽事自此西去荆門浮舟望蜀江上三峽巴東舟行經瞿塘峽登  
巫山最高峯晚還題壁巫山枕障皆有詩可按題壁云江行幾千

里海月十五圓又云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是十月以後氣象由此年十月朔至上年至德二載十五月則尋陽啟行時適當八月也自此以後詞皆隱約然其流夜郎題葵葉望木瓜山憶秋浦桃花舊游時竄夜郎三詩似又確是在貶所時作題葵葉云慙君能衛足歎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木瓜山云早起見日出暮見棲鳥還客心自酸楚況對木瓜山憶秋浦桃花云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此詩似已在聞赦令後作故云三載情事皆不能移置他處木瓜山有三一在介休一在青陽木瓜鋪一在常德府城東七里在常德者一統志以爲白謫夜郎時所過余謂白由江夏至荊州由荊州上三峽蹤迹甚明實未經過常德攷唐之夜郎縣在今桐梓縣夜郎里而夜郎里有地名木瓜廟者

當爲白貶至之所玩其詩意蓋對此木瓜山而感懷青陽之木瓜  
山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珍州管縣三夜郎麗皋樂源並貞觀  
十六年開山洞與州同置三縣並在州側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隨  
所畚田處移轉不常厥所尤可見白至之時縣治或卽在木瓜廟  
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牂州亦有木瓜山牂州今爲貴陽木瓜山  
卽元明之木瓜長官司非夜郎縣地至乾元二年三月丁亥以旱  
大赦有降死罪流以下原之之明文白必緣此詔旨得釋其示息  
秀才云半道承恩放還半道猶言中間也蓋白本是長流不赦之  
人今中間得釋故云如此不定作爲行路解也是年秋開始由夔  
州下峽其早發白帝城云千里江陵一日還秋下荆門云布帆無  
恙挂秋風江行寄遠云別時酒猶在已爲異鄉客皆係一時作其

在江夏書懷贈韋太守良宰詩全是追敘夜郎以前情景又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陽與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詩皆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措詞一致以巫山指夜郎猶夫以三湘指夜郎也不得執爲卽在巫山奉赦令之據合此前後事實觀之白自始遷至貶所及還江夏首尾實三年與三載夜郎還及江上贈竇長史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語適合若至夔州卽還僅及年餘與各詩所謂三年者全盤不應謬誤若是然則四川總志載遵義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有題碑記信非傳會也唐書白本傳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不  
言半道可見史之審張介侯譏近人未讀全集信然惟家室實未同行有南流夜郎寄內詩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句

可證又唐時夜郎縣不在今遵義府治白田馬上聞鶯詩應以江南寶應白田渡之說爲確而烏江在尋陽且非唐歷陽之烏江縣更不得以遵義之烏江強合爲尋陽之烏江張趙二氏說亦誤又按白集附載唐人李華范傳正李陽冰劉全白等碑志集序於夜郎事皆隱沒不言獨前進士魏顥李翰林集序云解攜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時白尙未賜環可見白之流夜郎久而後復而曾南豐序白集乃云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云云蓋以至德乾元兩年之事合而爲一南豐能辨唐書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之非而又有此失何也且言至巫山遇赦得釋亦

緣白詩今年敕放巫山陽之句而誤放夔州以上所經之處萬縣  
西山太白巖有絕塵龕三字在石壁上有唐人詩刻相傳太白讀  
書處見潛確類書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曹學佺萬  
縣西太白祠堂記所謂卽婦人稚子能知之者過涪陵則南州珍  
州地矣白之至夜郎夫復何疑書此以質論古者

又見草中有名  
白頭翁者詩疑

亦是在貶  
所時作

### 青萍軒遺稿序

自唐虞夏商周累世數十王積二千一百餘年而秦始皇帝暴興  
滅封建廢井田燔詩書殺儒士禮樂政教一掃無聞三代由是曠  
絕秦并天下歷漢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以迄於今亦二千一百  
餘年西洋一旦挾其智力跨瀛海數萬里以款中國通商互市輪

船火車電綫鎗礮機器之屬馳驚紛紜人心競於亡等此二者五德剖判以來非常之變前古所不見聞而皆在此二千餘年閒若有數以限之斯其所以然雖聖智莫能明也夫天旣以此變嘗試於人人卽當思所以處此變者而後謂之善承天易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嚮令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易世而並生今日其必能因勢救變以承此天也決矣余向蓄此論而未嘗以語人其後奉使西洋湘陰郭公嵩燾示余以季懷書金眉生六幸圖後盛言中國有大變一持論乃適如余所云郭公重益善之以謂季懷能知言也季懷吾友薛君叔耘之弟才高而識偉通知治世體要先後佐今尙書朝邑閭公平遠丁公幕於山東四川幾十年二公賓敬甚至浸冀大用及余辛巳



歸自泰西則聞季懷不幸沒矣余始識季懷在同治乙丑冬曾文正公勦捻駐軍徐州與其兄叔耘及漱浦向師棣伯常聚游幕府日夕究論天下事志意偉然方是時同幕諸賢各以經世之學相摩礪余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亦遂不以此期諸僚友故於季懷但知才學足以任事有餘而其能文章則未嘗措意今讀青萍軒遺文然後歎向者識君之淺文雖不多頗據古人藩籬卓然有以自立且亦聞桐城遺風而興起者叔耘念弟之亡傷懷不已以余雅故屬爲序之因道季懷夙昔所以見重於余而議論之同若此光緒九年癸未六月遵義黎庶昌

浙東籌防錄序

浙東籌防錄四卷吾友薛君叔耘備法時公牘文字也光緒十年

法人侵奪我越南屬國地挾兵船蹕入東南洋而牽綴援軍旁撓  
虛喝眩沮我謀其時若閩若臺若滇若兩粵皆別遣重臣宿將聯  
翩持節以往度要駐扼獨浙無有杭城雖名會垣而錢唐天險阻  
甌子門海艘不能直達防務實在甯波其轄下之鎮海定海懸隔  
一隅孤注與雞籠等道光年間前車之轍未遠也叔耘奉 命備  
兵甯紹台蒞任甫數月卽遭此變中丞劉公仲良駐省垣提挈綱  
維稔知叔耘賢防務事悉委成之又令盡護諸將凡前敵築臺增  
礮釘樁沈船塞口以及遷教士杜引水明賞罰固民心皆不憚煩  
勞百計營度與諸將協規同力一泯異同故備禦嚴而折衷當部  
署粗定馬江之敗耗已聞自是法益肆其慄疾勁悍之氣伺瑕抵  
隙游目北窺明年正月遂犯鎮海口門卒兩次被創斂旗而退相

持四月之久浙防無恙豈非任得其人哉叔耘忠信醇篤惻惻無  
華嘗佐曾文正公暨傅相合肥李公幕府有年閱天下之義理多  
故能措注咸宜若此也今觀其處事之詳審持議之明通不專己  
不徇人庶昌自愧弗如遠甚宇宙至大世變無窮然則是錄也其  
卽未雨綢繆海防前事之師邪神而明之存乎人若以爲既往之  
陳迹而忽諸是非能善讀吾叔耘書者光緒十四年三月遵義黎  
庶昌序於日本東京使署

庸庵文編序

余旣序吾友叔耘薛君浙東籌防錄越四月其庸庵文編亦踵成  
叔耘歉不自足復以書抵余東瀛郵致樣本屬爲勘定庶昌受而  
讀之卒業三反乃引其端曰古之君子無所謂文辭之學所習者

經世要務而已後儒一切廢棄不講顧并此心與力於文辭取涂已陋而其所習又非古人立言之謂舉天下大事茫昧乎莫贊其一辭道光末年風氣蕭然頽放極矣湘鄉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爲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爲僚友勸士從而與之游稍稍得聞往聖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儁朝夕論思久之窺見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爲一變故其成就上者經綸大業翊贊中興次則謨謀帷幄下亦不失爲圭璧自飭謹身寡過之士叔耘之從公游在同治四年北征勘捻時視余略後而相從獨久先後入幕府者八年文正旣沒復參今傳相合肥李公幕府又踰十年天下不第以高叔耘而益歎頌曾李兩相國之賢事同一家士之居其幕如客得歸自適其

適爲前古所未有也叔耘旣佐治久聞見出於人人紀述論著亦且獨多不屑爲無本之學是編所載如策治平者六籌海防者十敘練兵者一論治河者一議鐵路者一議援越南者四論傳教者一論援朝鮮者一論海防總司者一書僧忠親王曾文正胡文忠程忠烈遺事者十雖其言或用或否其所述或親見或傳聞而中括機宜皆所謂經世要務當代掌故得失之林也尤拳拳於曾文正公之德之業反覆稱述樂道不厭蓋自公沒已十七年嚮之事諸賢存世無幾流風餘韻漸就澌滅幾無復有能言者得是編而軼事遺聞網羅無闕其義比於陳壽之定諸葛氏故事此尤今日趫然足音庶昌所爲心契叔耘愈久而彌敬者也叔耘辭筆醇雅有法度不規規於桐城論文而氣息與子固穎濱爲近讀是編

者當自得之姑不備論云光緒十四年七月遵義黎庶昌

游歷日本圖經序

處今日而談洋務非身之所履目之所擊不足以爲異身履目擊矣而或不能著書著書而或浮聞勦辭寡要鮮實與不能施於政事皆君子所弗尙也鄒衍之談天也得海外九州形似惟其未嘗身履目擊故止於怪迂之變而已張騫雖鑿空能躬自應募傳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遂通西域三十六國之迹而傳聞大宛西旁國五六其言至今可覆驗衍之智豈出騫下哉而一則以供游談一則以開漢業成就各殊者見與不見之分也德清傅懋元駕部博學多通精攷据往年纂順天府志爲表多至數十余頗善其書蓋表者史之要自遷固而降世多難言之此非好學深思不能

也然以觀今日歐羅巴人之經國精粗巨細無不有表又益悟此  
卽孟子條理之謂智者之事也懋元與顧比部少逸奉命游歷  
其國有四先之以日本少逸措意新政懋元則兼及古事軼聞時  
才六月成書二十六卷分目一百七十而表居十九屬草稿未定  
又將有美利堅之行嗟乎余見懋元之游也舟行車息文酒談燕  
鉗紙橐筆叩擿不休夜則篝燈展讀指繭目眇勤亦至矣昔司馬  
子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  
講業齊魯歷鄒嶧鄒薛彭城梁楚以歸奉使西征巴蜀略邛笮昆  
明反覲父於河洛之閒始有史記之作今懋元足迹遠過史公而  
學又足以經緯所見美之郊東西萬餘里輪車自金山七日行至  
紐約願益翔核茲事利病歸爲天子獻余卽以此并君書附贈

言之誼可乎光緒十四年四月黎庶昌序於日本東京使署

日本新政攷序

元和願君少逸比部奉 命游歷日本美利堅巴西祕魯等國以  
光緒丁亥秋首經日本明年三月成新政攷二卷因赴美有日先  
以所撰排印成編代鈔胥之役屬余爲序余維日本之與中國名  
雖隔海其實自西人通商以來輪船履洋面若平地由今日觀之  
直庭戶聞耳方唐之盛時彼國數遣信使往來慕效華風制度一  
準唐法行用至千數百年亦稍稍習見增厭矣適會歐美各邦款  
關互市別開生面明治改元遂舉唐制廢之一尙西法因時制宜  
不可謂非善變君子之觀於人國也第取其長而已今君居游半  
載遂能提綱挈領掇其國之大政都萃而條列之凡爲部有九曰



洋務曰財用曰陸軍曰海軍曰攷工曰治法曰紀年曰爵祿曰興地九部之中又分細目七十有三不繁言費辭使全國維新治迹燦若列眉簡約能賅真大輅之椎輪也庶昌兩次奉使於此亦思有所記述而因循未爲讀是編實滋愧赧矣若君者殆無忝行人之職與光緒十四年春暮黎庶昌序於日本東京使署

弢園經學輯存序

弢園王君隱居滬北今秋將彙刊其生平著述三十餘種爲一家言而別以春秋左氏傳集釋春秋朔閏至日攷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至表皇清經解校勘記國朝經籍志六種名爲弢園經學輯存屬余爲之序余以未睹全書久無以報今始得其朔閏至日攷日食辨正朔至表讀之而後信其書之有用必傳無疑也古之學

者通經將以致用非苟爲訓詁已也本朝人學問偏重攷据乾隆以還風氣尤驚浩博然易自惠氏張氏書自閻氏孫氏詩自二陳氏禮自江氏胡氏而外求其綜貫全經殆亦無幾春秋一書疑竇實眾杜氏集解義主簡嚴而訓詁稍略又其徵引前賢義訓不詳所自出亦元凱著書之體例使然未可輕議然服賈以降羣儒之說具在別集一編使與杜說相輔抑何不可至於朔閏日至日食之故非精疇人術者不能言毀園始尙經濟詞章繼乃進於經學又幸生今世歷法大明之後能通中西祕奧以上推春秋二百四十年難解之結真如燭照數計此孟子所謂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者也其他洋務論著亦多可采錄見諸施行不僅此輯存足貴而已嗟乎太史公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余謂虞卿身爲

上卿有黃金白璧之賜爵士之封其後雖與魏齊閒行去趙困梁而以後世情事揆之尙不失爲士大夫有力者之家卽著書亦必有賓客之助窮愁猶未至於甚今弢園孑然一身行年六十有二漂搖江海而此經學之成乃在大瀛數萬里外之蘇葛蘭爲余昔所游歷地此尤足異矣以弢園之才之學使得見用於世發皇盛業不且與漢學諸公絮長較短炳著一時門人學徒奔走後先之不暇而顧顛倒困厄至於此極使白頭垂暮之年拳拳爲敝帚之享未知天之生此才何也是余之所重惜也光緒十五年十一月遵義黎庶昌序於日本使署

大小雅堂詩集序

吉林尊生承先生有詩一卷曰大小雅堂集光緒十三年余至京

師先生之子仲淵叔涵昆仲將謀刊刻十七年歸自日本再入京師則集已印行叔涵以余曾辱先生知命爲之序憶咸豐十年先生爲貴西道余謁先生於威甯官舍友人莫正升庭芝適主先生所時一過從與先生譚藝甚洽頗蒙國士之目是冬余謀赴順天鄉試先生贈金且以詩寵行其後二年先生擢署布政使方是時黔中倭擾苗教兩匪燎原交熾省會尤膺其鋒策勦籌防仰承俛接論者咸以爲難而先生勇深智沈應付鑒暇所抱雖不獲大施而精力已爲國盡矣軍事旁午之餘仍復典衣餉士不改故常蓋其天性然也同治某年卒於署任篋餘敗衣數領殼薄至不能成斂遠近聞而感泣今二十餘年而先生仲子仲淵部郎叔子山東督糧道叔涵觀察先生之孫奉天東邊道奭良召南侍讀學士準

良□□皆次第登用將以發皇先生之盛業其昌大豈有極哉先生集中黔事固所不忘而於遵義人士尤有夙契若鄭子尹莫邵亭兩徵君趙芝園芷庭兩明經趙二珊大令張半塘孝廉卽余兄伯庸州倅篠庭椒園兩孝廉莫不見於先生之詠歎然則先生之清德美政固黔人所當尸祝而先生之詩則又吾遵義人所宜珍重愛惜視爲拱璧者也先生詩雖不多然分四集其擬古諸作曰南譙集自滁州北上入都曰燕市集自官儀曹曰禮部集自服官貴州曰黔南集余謂先生之詩旣已刊行而先生之詞一卷曰冰蠶者尤爲海內所矜重南皮張孝達尙書至載之書目答問中叔涵觀察若能舉而刻之使與此集並行則兩美必合尤饜士大夫之望已光緒十九年八月遵義黎庶昌謹譔

跋趙曉峯輯犍爲文學爾雅注

爾雅犍爲文學注就余所見知輯者有余蕭客本有臧庸本有王謨本有馬國翰本有揚州女士葉心蘭本並曉峯而六六家中惟馬氏玉函山房本盛行於時其題銜直曰漢郭舍人譔張孝達之洞書目答問從之是不可以無辨馬序云文選羽獵賦注引爾雅郭舍人注張澍蜀典謂卽與東方朔同時待詔爲隱語被榜呼疊之郭舍人也此其題銜所據不知朔傳曰倖倡郭舍人陸氏釋文曰犍爲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其爲兩人甚明所載官階名字詳而有徵缺者獨一姓耳馬氏知其不可通從而爲之詞曰博攷漢時官階當是初爲郡文學後補太守卒史以能談諧善投壺入爲待詔舍人上銜甫以舍人爲名此又以舍人爲官前矛

後盾進退兩無所據史記褚先生補佞倖傳祇言郭舍人發言陳辭令人主和說不謂如東方朔之好古傳書愛經術也漢世同名甚多如安國延年勝之之類未易枚舉要之舍人或姓郭或不姓郭俱未可知當從缺如之義今直斷以爲卽倖倡之郭舍人則大誤矣廣韻以舍爲姓亦是望文生義或又以爲卽茂陵郭威亦非何者依漢代上書例推之應題作倖爲文學卒史臣威不當云舍人也況西京雜記於牂柯盛覽作合組歌列錦賦一文一詩皆詳記不遺豈有倖爲舍人注經三卷反不一及之理茂陵遠在三輔與郡國自除之例更不合是又不待辨而自明矣余向疑四川嘉定爲漢犍爲地城外有爾雅臺或卽舍人注經之所及攷荅谿漁隱叢話謂嘉州烏牛山在水中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

四川通志亦云郭璞嚴在烏尤山上有爾雅臺相傳郭璞入蜀注爾雅於此又王十朋詩云隱迹江山郭景純學兼儒伎術通神蟲魚草木歸箋注何害其爲磊落人據此數說是宋以前亦未有以爾雅臺屬之舍人者然則遵義府志定舍人爲郡產並非借才異地奉爲樂祖其又奚疑

題鄭伯更說文正問

據敘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所謂小篆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又興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亡新居攝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經此數變唐虞三代之逸文至是而所存者無幾



矣許君憂之廼有說文之作其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古文皆自相似其詳可得略說及傅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用孔氏壁經爲主甚明故全篇體例篆文之外別出古籀者卽所謂與古或異也別出小篆者卽所謂或頗省改也六朝以降不知說文本字之卽古文誤以爲大小篆孫洲如氏已悉其非惜未嚙發斯義不謂精審如段氏亦沿譌襲謬直以秦篆當之於許君存古本悞去之殊遠豈所謂涉獵者博多所牴牾與伯更一一疏糾其誤每立一義堅卓宏通匪惟善讀許書實段氏之諍臣也已君家小學

冠絕南中若能盡發所藏別譔巨編緯以矜慎之思使許學毫無遺憾不更善之又善乎

跋楊龍友畫

龍友畫爲黔人冠余物色多年丁亥秋始於京師得山水絹軸幅高工部營造尺四尺五分寬一尺四寸五分上下截均有斷裂痕題崇禎戊寅冬日文驄戲墨鈐龍友二字印畫水流亂石閒一橋右轉入森木叢中斜露城堞郭外石坪上人家三兩圍以修竹映帶古木兩叢少偏則峯巒拔起老松離立巖際波光蕩其外蓋江邊側視景也特不能定爲何所攷龍友以崇禎元年戊辰冬侍其父霞標參政至吳門別於虎邱劍川上自石城解纜畫江行十二幅自爲記明年復爲天台雁宕之游作台宕等圖年纔三十三董

文敏已驚爲出入巨然惠崇有觀止之歎此幅又在其後十年距成仁時祇八年耳其意態變化益進神明可知余雖無鑒古識然視其品骨蕭澹簡遠似當在大癡雲林之間文董不逮也龍友大節彰著全家殉國至三十餘口世不以此增重而獨於其爲士英戚故訾訾未已士論之隘豈天下之至公也哉撫斯畫不禁喟然增觸已光緒十四年戊子正月旣望黎庶昌記

跋悅坳遺詩

表兄鄭子行余作傳稱爲山人者也君爲子尹徵君之弟以布衣終家貧食力屢空晏如善形家言嘗於洪水埧點燈山下基兆謂與堪輿書中坳去聲天才者合君得之大喜自營生壙其閒種松數百晚歲遷居山麓以近之光緒十一年余奉諱旋里時君沒已

七年一日往省君墓登點燈山乃觀所謂坳腦天才者禮故人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因就其家求遺稿得詩百餘首當咸豐六七年時君與余兄弟過從甚密及庚申歲暮寇氛不甯君勸余謀赴順天鄉試先之武昌依余從兄伯庸遂別不復合併其後服官江左益遠游海外數萬里之歐羅巴書問曠絕久不相聞君獨時時念余不置形之詠歌以達其意睹茲遺編使人愴惻不能自己君讀書雖不多其詩純任天籟頗近嚴羽別材之說異夫世之雕章琢句以爲工者蓋亦擊壤誠齋之支與流裔也今彙而刻之題曰悅坳遺詩並發斯義使讀者略其辭而觀其意云光緒十四年九月黎庶昌識於日本使署

沙灘黎氏家譜敘

吾黎氏世傳系出唐京兆尹幹

幹戎州人今四川敘州府按蜀碑記唐黎幹墓表在宜賓縣西岸石

馬溪之上今

幹之孫植

按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

石馬尚存

變禁兵入翰林學士黎植等家掠其貲財

植官右常侍亦不爲翰林學士徙居江西新喻蒙山至宋初有得

敘者官蜀昌州刺史

昌州今大足縣

後家廣安軍渠江之金山里

按渠江唐縣宋

爲軍治咸信中更廣安軍爲甯西軍元升

傳若干世而生元元生

肇基肇基生永陽永陽生本春本春生佑佑生朝邦朝邦遷遵義

是爲入黔之初祖

按遵義漢牂牁郡牂牁縣地唐爲播州乾符三年南詔陷播州太原楊端應募以兵復之授安撫

使遂世

先是有其地先是明萬歷十年朝邦祖命懷仁祖首遷貴州之龍里衛

居久之意弗善也厥後二十九年而播州楊氏平地入爲遵義平

越兩府分屬川貴更徙卜遵義治東八十里樂安水上之沙灘居

焉沙灘者宣慰使楊應龍官莊也樂安水卽元和郡縣志夷牢水

下流入烏江漢志所謂延水者也

按漢志犍爲郡漢陽下云漢水東至營入延符下云溫水亦南

至營入江江蓋延字之誤水經注引作延是也

始吾祖自蜀遷黔之龍里已著籍爲黔人

居十九年而徙遵義還入於蜀越百有二十六載而當我朝雍正

五年

世宗皇帝丁未之歲割遵義隸貴州故又復爲黔人也黎

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累十餘世閱兩朝二百七十餘年而族姓

不甚蕃衍今又兵革之後轉徙無常懼其久而失攷乃取舊譜損

益之闕其不可知者而存其徵實者次列系屬斷自十一世爲止

使後有所紀述焉譜自高祖以上祇系本支高祖以下之子孫則

分房並列後嗣作譜權輿也又別揭事實生卒娶葬著錄於後世

愈近則愈詳事勢宜然前不盡合於歐蘇大儒之義法

歐陽氏譜見居士集

三十三卷蘇氏譜見嘉祐集十二卷

亦與近世族譜稍異私家紀載義主於詳實備

忘已耳不必強同於古也光緒二年丙子十月朔庶昌謹述

附錄舊譜統紀圖

地皇黃帝有熊氏

姓公孫名軒

昌意

顓頊

賜姓姬祝融名黎掌

鄒後以名爲姓黎

數十代移京兆世襲侯爵失紀又數十代黎疑

魏太武時賜爵容城男加鷹揚

生黎鎮

襲爵爲員外散騎侍郎

生瓊

襲爵爲

將軍後爲燕郡守乃遷北京

生黎鎮

散騎侍郎

生景熙

西魏時爲史官宇文周時車騎

三十五傳失紀黎象

乾西

臨江府尹

十傳失紀黎昭

道州刺史至

黎全

登第官

相官巴州

三傳黎口

失名官

其傳失紀黎得敘

史蜀昌州刺史遷廣安

生黎

生黎

靖正卿

三傳失紀黎鐔

直

再傳失紀黎模

官教諭

生黎

生黎

大理寺卿

生黎璫

知何職

至元無紀

復蒙

黎映文

從康茂才征

州刺史

一傳失紀黎光霽

大理

生黎瑩

進士三

生黎泰

解元官翰

史

一傳失紀黎光霽

大理

生黎瑩

進士三

生黎泰

解元官翰

西中再傳失紀黎元上元令遷升生黎肇基大理府經歷生永陽

生本春生庠生生佑進士生朝邦

右舊譜所列之圖如此按譜係四世祖先白公之弟名烈字繼明者手搨成於康熙六十一年僅有寫本未刊嘉慶道光中世父雪樓公及先資政府君屢欲修訂而未果譜載統紀圖一篇其敘明以前世次或繼或續原序雖言出自廣安肇基祖祠堂碑而不知其事之多不足據也蓋黎之先出於顓頊高陽氏楚語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其後堯復育韋昭注長也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為司馬氏國語原文



止此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同按章懷太子賢後漢書張衡傳注云重少吳氏之子黎顓項氏之子國於鵲其始封

疑在夏殷之世說文云鵲黎之古文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

戡鵲是也按漢志上黨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今山西潞安府治杜預注左傳同西伯戡鵲之後未知其復立黎侯與否世

無明文春秋時狄人迫逐黎侯而奪其地以地理證之當即西伯所戡之鵲也周桓王時黎爲赤狄潞氏

所奪黎侯出寓於衛而作式微旄邱之詩小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貴

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貴於衛也魯宣公之十五年晉

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遷此皆三代逸事見諸經傳灼

然可知故黎氏言受姓大率本之黎侯秦漢以降史氏無徵而黎

亦不顯獨漢書功臣侯表有耿侯黎朱蒼高祖二年以長沙相侯

七百戶爲今湖南湘潭黎氏所祖按黎朱蒼史表作秩蒼又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耿侯吳利

爲奉常齊召南謂此表耿侯不姓吳而其子孫亦無名吳利者至魏太武時有黎疑者疑出魏書

氏族志之素黎氏從破平涼有功賜爵容城男加鷹揚將軍其曾

孫景熙宇文時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見北史儒林傳唐時周書入藝術傳

黎幹為京兆尹

唐書有傳

北宋黎錞字希聲與蘇子瞻劉貢父友善

東見

坡志

明天順閒狀元黎淳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僖

李東陽樓麓堂

集有神道碑明史附高瑤傳

始各有事蹟可述號為聞人譜列景熙錞為先世

祖而反遺世所傳出之京兆尹幹不載而又載象乾為江西臨江

府尹抑獨何與攷景熙河間鄭

鄭當作鄭

人地望頗不相及象乾為府

尹既在唐世而今之臨江府為唐吉州地至宋置臨江軍乃始有

此稱唐世不得而有尹也惟錞為渠江人或僅屬吾宗或果得敘

後而為本支之祖無他譜牒可證其世次亦不得而明也譜又云

黎元為上元令今攷同治十三年江南汪士鐸所撰上江兩縣志

號爲翔實明代縣令亦無黎元其人然則舊譜之失實以此益知其多矣方嘉慶二十三年先資政府君隨侍王考府君自浙旋里道出江西經新喻宗祠據譜釐正亦僅推至幹孫常侍植而止世歷千祀代更十數凡在王侯將相之家廢墜絕滅奕裔不能舉其氏族者何可勝道而況在於士夫編戶之氓乎其數典而忘事勢適然無足爲病君子亦闕所疑而已今悉自朝邦祖以上不述述始入遵義迄於光緒己丑凡二百八十九年而黎氏事蹟具是矣其舊譜圖慮貽後嗣惑因附論正之使子孫知所辨訂且識誣託之貽譏宏達云光緒十五年己丑十月庶昌重訂於日本使署湘鄉師相曾公六十壽序

昔者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非徒垂空文而已也其在弟子有能政

事者矣言語文學者矣夫子獨嘗薦顏淵爲好學而與其用行舍藏及論爲邦則損益四代垂法百王問答與眾殊科彼顏氏者其用未施道不顯於時也然自七十子之徒咸推服之未嘗聞異辭蓋於其所素存必有以驗而然也及孟軻氏修仲尼之術明王道黜諸子荀卿晚出著書益崇儒效而世或莫之信抑獨何也後代儒者輩出言愈尊效愈寡至益重以闊遠爲世疵詬不亦旣過矣哉公之在翰林卽病世儒舍本驚末以寡要之實取譏恆用自步而反求諸修己治人之原以庶幾乎孔顏坐言起行之旨其規模意量固已闊遠矣及後在軍又爲聖哲畫像記具論學問宗主得失之宜明儒術之足以經緯萬端稽諸室而從播諸市而行持義甚備蓋自宣宗皇帝平治之朝公卽毅然有以任天下之重及

粵賊洪楊亂起倡率義旅卒然起一方犯莫大之難而不作厥後  
兵敗九江厄於南昌困於祁門蒙難艱貞百折而無所於悔十年  
之間卒誅凶暴削平大亂反正國家自江漢常武以還漢唐中世  
匡復討伐之勤未始有若斯之烈者也東南既定公患兵革不休  
於是鑒古矯失以息事甯人爲天下帥罷將士還隴畝沖襟元覽  
倏然不改儒素之常舉蓋世勇功智名藐若浮雲之飄於太虛而  
曾不一與斯豈所謂若無若虛知變化者邪及擒賊再平 天子  
垂念畿輔吏治皆竄待公以爲治佐之股肱未及期年剔獄以踰  
萬數其他若鹽漕河防軍實次第奮修振槁扶衰令馳若流吏飭  
民蘇風化肅然又豈所謂期月已可者邪蓋讀孟荀諸大儒之書  
而知聖人之道尊及觀公所措注設施又益信聖人之術確乎其

可行俟百世應時變若爲良造之御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也歲  
十月十一日公登壽六十其夫人先以二月二十九日躋壽五十  
有五元德齊祉世以爲難自在朝之宏公貴人下逮百僚師士龐  
眉黔首異方冠帶之倫莫不延跂以望公之康強純固得恆倚爲  
重而頌以無疆之休若古稷契皋陶伊呂周召方叔召虎仲山甫  
衛武公其倫者爲辭殆不可勝紀庶昌等從公久雖遠在數千里  
外獨可無一言以壽於是具道向所以服膺於公者以爲禽犢之

獻云

此文與四川井研王子蕃鴻訓聯名亦公門下士也自記

### 送姪尹融之吉林序

吉林於古爲肅慎氏地自周武王時以楛矢石砮入貢魯史誌焉  
度其闢國在夏殷以前遠於齊魯燕召大封且數百千歲而說者

曰吉林卽古雞林長白障其東南松花混同界其西北山川積高  
神靈隩區帝王者所應運而興也 聖清受命滿洲分立五部其  
地適當三姓甯古塔吉林之中而吉林爲扈倫四部長最稱雄桀  
地利尤勝 國初迭設昂邦章京將軍都統以治將軍雖建號甯  
古塔而常鎮守吉林吉林爲省自此始雍正乾隆之際稍改舊觀  
嘗一設州縣矣未久而卽罷其時邊患未形一切得沿滿洲政俗  
簡節疏目以長以養百有餘年而事變乃大異於古 今天子嗣  
位慨然以邊防爲急務 詔將軍與督辦大臣經營險塞練軍實  
起屯戍開郡縣繕城邑將以通商訓民一準漢法治之比於十八  
行省於是吉林始設道府額缺二州縣同知通判額缺六於選人  
中揀發所謂正途者需次補授今年夏 朝廷猶以正途爲乏著

令吏部籤掣卽用人員吉林特增一籤而吾姪尹融以進士與選  
是非其幸與男子始生桑弧蓬矢以志天地四方雖適萬里猶戶  
庭可也況爲 天子守土吏往卽邠郇肇基之域一旦撫有人民  
攬其江山城郭土著射獵高步遠引偶然想望 興王之會其於  
吏治必有以進乎古矣汝往敬之哉尹融頃來日本求示長民之  
術余旣告戒一二別爲序以壯其行光緒九年八月  
贈趙殿撰序

聖清受 命起滿洲以總壹海內凡百制度皆有改作獨取士一  
準明制賓興三載大比天下羣士秋試於省闈謂之鄉試鄉試中  
式明年春試於禮闈謂之會試會試中式成貢士 天子御保和  
殿策而問之謂之殿試殿試中式一甲三名曰狀元榜眼探花謂



之鼎甲得者以爲殊榮而狀元尤絕異可貴重極天下之所慕歎者也自順治甲申迄於今上戊子凡二百四十五年舉狀元者九十八人不爲不多東南大省縣或至數人而西南邊徼之地至乃合數行省曠數百歲而不得一與又何其難也光緒丙戌科吾黔貴陽趙君仲瑩實始以狀元及第魁天下中外尤以爲異士在黔聞者相與引觴稱慶有若榮寵之被其身雖余亦不自知所以然余與仲瑩未相識丁亥仲冬邂逅於上海睹其容溫然以恭挹其氣粹然以和蓋成德者器也雖然使仲瑩由是翔步清華從容平進而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以馴致大位皆其資地之能以自致不足爲仲瑩異吾願仲瑩之有志於道也昔宋王沂公答劉子儀之戲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明王文成入京師諸貴人勉以

射策甲科爲第一流文成笑謂恐第一流當是聖賢茲二賢者足以法矣夫黔天下之右脊也其山川清淑旁魄之氣鬱極蓄久而於仲瑩發之宜益思所以副生才之意沈潛乎仁義涵泳乎詩書直養乎剛大之氣以待勲業之可成此殆有天焉必非偶然者余與仲瑩別一年所誼不可終默卒書鄙懷以贈光緒十五年春王正月同里黎庶昌譔於日本東京使署

漢孝女先絡碑

孝女先絡者符人也漢永建元年十二月父尼和爲縣長趙祉拜檄謁巴郡太守過成瑞灘溺死求屍不得絡年二十五有子女二人爲作錦囊分金珠繫頸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乃乘船至父沒所自沈其夕見夢於其弟賢告曰後六日當與父屍俱

出至日果父子浮出郡縣異之表尙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以旌誠孝人爲語曰符有先緒熹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事具華陽國志後漢書水經注獨戶曹碑久軼不傳越千七百六十有三年郡人黎庶昌誤先緒爲黔故首以其行絕特不世出为宜聽黯黹輒依度尙弔曹娥事別立石刻之仁懷漢健爲符故治安樂水會其辭曰

符女先緒令善猗儺天桃之子宜室宜家順元永建有父尼和拜檄上謁郡將於巴遇灘而隕腹葬魚蝦女心菀結又可奈何誓求父死汎逐洪波六日兆夢負屍江沱嶠然不滓翩翩懷沙蛟龍所畏鬼神所嘉繫彼孝女婉如縣華朝榮夕悴萬口咨嗟哀感行路女心則那父一而已匪恤其佗楚纓被放自沈汨羅城崩野哭杞

婦不慙契道張帛上虞曹娥視彼孝女孰爲其多滔滔江流萬折而東一往不復身則與同抗此貞厲以矯世風亂曰湍流悍瀨駭可噫兮窈窕麗質棄如遺兮魂靈揚波永抽思兮精貫金石耀坤維兮韃胖之寶名馥菲兮千載未沫紛葳蕤兮江水可枯石不夷兮 大清光緒十四年歲在著雍困敦月在畢陬日在丙寅  
誥授奉政大夫黎府君墓表

府君諱恂字雪樓晚號拙叟遵義黎氏黎之先出自唐京兆尹幹幹孫植仕爲散騎常侍自河南徙居江西新喻蒙山於是爲新喻之黎宋初有得敘者官蜀昌州刺史後家廣安軍之渠江於是爲廣安之黎傳若干世至朝邦明萬歷中始遷貴州龍里繼遷遵義沙灘又爲遵義之黎朝邦四子長曰懷仁懷仁生民忻民忻從梁

山來知德高弟胡生游傳瞿塘易學於府君爲六世祖再傳生高祖諱天明天明生曾祖諱國柄國柄生祖諱正訓廩貢生正訓生考諱安理乾隆己亥舉人山東長山縣知縣 國史采列孝友傳者也以府君貴兩代贈奉政大夫祖妣氏鄒妣氏楊皆宜人府君生而沈毅寡言氣蓋一世讀書取明大義不屑屑治章句本諸身而可從質諸世而可行耿介離俗高視在王仲任徐偉長閒也中嘉慶庚午鄉試舉人甲戌進士改知縣籤發浙江累充丙子戊寅己卯鄉試同考官補桐鄉縣知縣在官五年考長山公自山東解組來觀政調歸安未行丁父憂歸家居十四年道光癸巳再起復揀發雲南充乙未丁酉鄉試同考官迭署平彝新平知縣補大姚縣知縣署雲州沅江姚州霑益等州知州題升東川府巧家廳同

知咸豐元年致仕歸里其在桐鄉也一以不擾爲治正獄訟弭盜賊寬賦役釐漕務舉邑先儒張考夫願學備忘錄以詔學子暇則修其墓遇吏民如兒奴稱譽翔洽在雲南凡三弭回變新平彝婦蔡刁氏謀反事覺府君自省馳三晝夜勒兵捕剿廣設方略擒蔡母子及僞署總督以下四十餘人斬蔡釋其餘遂解散緬甯回與兩湖客民械鬪屢期復仇鎮道至姚州諭撫回故以市羊漢人構釁擁眾千餘脅就理鎮道不敢出府君坐堂皇叱其酋曰汝曹欲反邪皆伏曰不敢曰旣不敢爲一羊孰曲直當訴我此攘攘何爲與亭決立麾眾退大吏不以府君爲能竟撤任明年使領運一起京銅重困之甲辰川匪王某作亂渡金沙江入大姚據仁和街府君督團練拒守擒斬六百餘人賊潰踰月姚州花衣村回復圍白

鹽井逼縣境再率團練創走之總督林文忠公則徐大善其法下他州縣仿行以卓異薦浸欲嚮用而府君卽引疾去矣自先王井田之法壞而廉恥道消士惟徒手仰給縣官食租衣稅以放其亡等之欲故有一朝失職若不可自比數人類者矣嘉慶道光之際海內承平無事民庶豐樂正世論富貴利達之時而江浙又士大夫仕宦豔涂也府君於是時年甫強仕卽引疾家居浩然有箕穎之志及再起家爲令非意所好卒守止足之義請告懸車一返初服以視世君子奔命利祿之場苟患得失老死芸芸不休至或禍敗相隨屬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府君歸休四年遵義亦亂比連歲不定舉家避之板橋桃溪源桐梓石阡所至焚香展卷憊然而已同治元年里人結寨於禹門寺因就居焉明年癸亥八月二十

九日卒春秋七十有九配周宜人仁勤淑慎偕臻耄耄年八十三卒合葬車田芝山子男五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知州 賞戴花翎兆銓雲南姚州知州兆普女三長適鄭珍次適楊華本次適朱正儒孫男十三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七人府君於庶昌世父也沒二十年而墓道之文未具懼其久而失真特述府君高志介節揭諸阡原使來者矜式若其他懿言軼事別見鄭珍所爲行狀不備書也庶昌謹表

先大夫側室劉孺人家傳

孺人姓劉氏貴陽人先府君側室少時割股療親疾歸府君以才敏見稱尤篤愛於諸子始吾母吳太宜人頗病子女繁而孺人獨不育維時家貧也無他僕婢孺人輒以身兼之每一子生吾母乳



嬰者孺人卽哺其孩者羣小更迭在懷誠求保抱纖悉必周一忘其非己出也庶幾初就外傳不見孺人卽淚涔涔下不發聲孺人不得已日攜女紅往他室就治使從門罅壁隙閒望見之庶幾且讀且窺乃喜率數歲以爲常其在印江庶昌甫四歲患羸弱竟日號咷孺人百端曲慰府君時或抱持緩步庭中孺人舉巨椀實粉資隨其後庶昌以目注視不食亦不使去往來窮日夜無休時他煩數類是積一歲病瘳而孺人未嘗有倦容比長從師讀溺愛一如庶幾必旦晚挾書冊躬往送迎之以故歲十餘猶隨孺人臥起不辨爲吳太宜人所出者恩誼若與吾母等府君之沒也實道光壬寅十二月諸子孤露愛憐之尤甚謀所以撫翼者萬方如是且十年而諸子以次成立讀書發名孺人之力爲多其後精力衰得

腳氣疾不良於行積勞所致也猶時時助吾母檢校家政不遺餘力每夜深人靜星月在庭僕婢昏昏睡去孺人必獨自扶杖起行謹飭門戶乃就寢其勤動尙如此再踰年卒年五十有九當府君之沒旣歸而家益貧吾母與孺人私計曰今貧如是諸子又小弱將何以自存宜各勤手指於是吾母任紡織孺人任鍼黹賴以枝柱不墜至末年稍稍綏裕矣自咸豐丁巳以後地方多故板蕩播遷孺人乃復窮約遂至於沒諸子及今追思鞠養慈惠之德莫知所爲報流涕而不能忘也

從兄伯庸先生墓表

同治二年癸亥八月二十九日我世父雪樓公告終明年春兄自隨州州判任內奔喪旋里年六十矣先以水陸臧頓失飲食節至

又哭泣摧哀傷彌甚既葬疾作八月二十日亦卒春秋六十加一  
十一月初三日耐葬車田芝山世父墓右兄諱兆勳字伯庸晚號  
礪門居士九歲卽能爲五七言詩持贈同輩長老驚歎旣冠偁邁  
有奇氣不肯役志帖括世父亦雅不欲強之兄進則奉槃御食左  
右就養退則與外兄鄭子尹珍同事研席銳志求通於古而趣嚮  
各殊子尹稽經諏史志爲通儒兄則顓力於詩上起風騷訖於嘉  
道無不諷咏以爲詩者性情之極則也治之六七年而業日以精  
道光壬寅癸卯閒世父出宰滇南會獨山莫子偲友芝奉其尊猶  
人先生之柩東葬吾里青田山去黎氏舊廬六里而近三家者互  
爲婚姻又同志友善兄於是方領家政外喜賓客內督諸昆季積  
苦力行井井有條理日夕發書與子尹子偲相違覆以詩古文辭

交摩互勵風氣大開久之羣從子弟服習訓化彬彬皆嚮文學矣  
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十試於鄉不得志於有司始援永昌軍例  
報捐教職己酉署石阡府教授又三年補黎平府開泰縣訓導最  
後以防苗功選湖北鶴峯州州判至楚檄署蒲照磨兼鹽庫大使  
同治元年調補隨州州判時喪亂之後兄以薄宦羈旅鄂疆位卑  
而祿微權輕而事減恆不能以通其志悲愉欣戚一寓於詩閒與  
監利王子壽柏心龔子貞昌運陽湖徐子楞華廷中江李眉生鴻  
裔往來唱讎訕譏笑歌肝膽豁露多不平之鳴蓋才人不得志於  
時者之所爲也少作千數百篇至老刪削且盡僅存四百餘首弟  
輩強編爲侍雪堂詩鈔八卷尙非意所欲留早歲刻者有封煙亭  
詞四卷餘著多未成家世具世父墓表配阮氏妾陳氏梁氏無子

以叔弟兆祺子汝弼嗣孫二兄與鄭莫兩徵君同時並興名在其  
次而知之者少獨今吳縣尙書潘祖蔭稱之曰鄭子尹莫子偲黎  
伯庸皆黔之通人也眉生亦亟稱之曰伯庸天機活潑灑落塵埃  
吾不如也因爲次敘厓略俾異世治黔故者有所攷論焉從弟庶  
昌表

仲兄椒園墓誌銘

仲兄諱庶蕃字晉甫別號椒園長庶昌八歲道光二十二年我君  
見背家貧不能自拔長兄篠庭念門戶繫兩弟董督之愈於成人  
期在必達其志事所願欲其爲教之方雖嚴師弗如兄亦服教惟  
謹敦自勵飭不樂以凡子居與庶昌並案讀屬文必盡夜分每至  
月落山寒窗紙映黃金色竹露滴瀝有聲唵哦未已庭有古橙我

君所手植時或黃圓下實大聲砉然擊屋瓦皆碎爭啟戶往拾返讀如初恆持用笑樂如是者三年業大進中咸豐壬子鄉試舉人踰年北上公車至澧州道阻不得達歸而盡棄其學黔亂起喜言兵事治團練於鄉嘗一從縣令江君炳琳勦賊甕安之上塘軍潰大爲羣賊所困徒步歐血賴天幸得馬以免然無功事弗克上兄亦灑然不以屑意久之苗教各匪數犯吾里兵不得休同治元年再入殺戮彌甚刳人若羊豕燬廬舍無貧富貴賤賢不肖皆一掃括絕盡人人露立兄乃率鄉人結寨禹門寺固守與賊相持凡五年楚軍入綏陽始解論功保擢候選知州庶昌之從曾文正公江南也遣使迎吾母兄亦厭兵事挈家來依改官兩淮鹽大使至揚州候補光緒二年庶昌奉使西洋七年再使日本迎母居滬上兄

往來其間十年甲申母卒偕喪歸里營葬訖將返揚州喪未終也  
庶昌諫不聽卒以十二年春戰病出抵揚百許日七月初五遽沒  
於旅寓年五十八子尹禕從行卽以是年歸柩卜葬小青欄林娶  
駱氏吳氏妾譚氏皆前卒妾丁氏子二尹蘄次卽尹禕女二殤孫  
二初咸豐中兄以雋才績學爲學政翁文勤同書所賞許必以詩  
鳴及至金陵邗上詩益豪且多友人莫祥芝爲哀刻椒園詩鈔六  
卷雪鴻詞二卷沒後又得遺詩若干首他日將並刻之彙入家集  
銘曰

樂天知命無入不宜此聖賢自得之學豈吾輩所能幾但苟識其  
理亦可少安窮約守分不移兄之再出病已難支行不逮禮弟諍  
不篤乃遂至於斯而止於斯乎噫

劉君墓誌銘

君諱仕元字善伯其先江西人明萬歷時有名明德者從劉綎征播播平居土崖墳遂世爲遵義人與吾黎氏同時占籍樂安里相距六里而遙然上世未嘗往來也君於咸豐初遣子漢英就先兄魯新椒園學始爲通家甲寅八月桐梓姦民楊龍喜作亂圍郡城里氛日迫羣情搖搖若懸旌君首倡團練以拒賊怒滋入境持兩端者多不便反訾君所爲君曰禍由我始當由我止卽夜執其人火其居率丁壯出禦截嶺而守賊知有備不敢犯竟去眾乃憬然悟賊可擊也同治元年黃白號匪交熾四郊多壘鄉人就禹門寺結寨自衛主之者先兄椒園及從兄介亭季和君命漢英協力戰守與賊相持年餘先後卻走僞秦王朱民悅僞元帥聶定邦叛將



吳元彪等大得其助然君爲人平時姁姁然遇物恭謹氣若不勝  
衣言不能出諸其口見者不知其能任事如此人固未易測也晚  
遭目疾喪明光緒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明年九月卜  
葬緣塘河西潘家灣辛山乙向曾祖春乾壽九十有六五世同堂  
祖登東父正盈以孫貴 覃恩贈文林郎妣梅氏贈孺人配張  
氏子一卽漢英同治丁卯舉人普安廳教諭女一孫家壩孫女一  
曾孫鴻澤將葬漢英以銘請誼不可辭久乃塞諾銘曰  
善人劉君藏於此土以施後昆世甯其宇

詹節母墓誌銘

咸豐七年節母詹孺人踵吾門而告於余兄篠庭曰妾夫不幸死  
於非命今二子幸漸長大家鮮近親謹遣詣門下累先生先生若

聽哀微志教督之使有成所以貺詹氏甚厚余兄敬諾越八年而節母卒又九年爲同治癸酉子廷鏞舉於鄉又六年廷鏞以大挑知縣揀發甘肅具狀來請銘節母綏陽吳氏粗通書史父朝東舉人其母若姑皆余姑也姑以姊妹結姁重親而節母適遵義爲詹氏婦婉孌貞靜入門卽有賢譽道光二十三年夫鉦漁於塘溺死父母具存節母哭之慟已而曰命也吾不敢以輕殉傷二老心時年二十二卽屏去曼飾銜悲飲辛嚴事尊章曲盡子職逾於夫子翁姑大稱孝婦數年翁姑亡始專家政詹氏於吾里爲單家素號饒給自其翁大人在時頗以博負進而未察及是眾負事白節母議鬻田鄰里或諫其名不美節母曰吾非不知第不鬻田則償莫能饑子母相權不數年而詹氏田且盡庸有利乎卒割償三分之

一後皆贖如舊貫眾於是歎節母遠識其母遭家落又奉迎而養之移所以事姑者事母視微聽聲一承以志治家尤謹於法度喪祭有經賓客有奉閭里親族有調僮僕手指各予常程條次精密半菽寸齏尺布段薪必飭必躬不言而教行內和而外穆以故升其庭肅肅如也入其室訢訢如也當是時節母賢聲播聞乎兩邑雖以士大夫詩禮篤訓之家內視欽然咸自以爲不及也咸豐中遵義數有寇警鄉人鳥驚避之以此破家者甚眾節母旣遣子就傅單獨一身經營督察懷刃自衛多所保完十一年黃號賊大至室廬被毀始徙居東隅里明年再徙禹門寺寨造次顛沛中姑姊妹之來依者族黨之流離不振者猶復有無與共量力濟施眾於是又服其仁嗚呼節母之行卓然有以饜服人人若是於古當魯

母師陳孝婦之倫節母非有所慕效而然也行乎心之卽安而已  
同治三年二月十二日節母卒春秋四十有三光緒四年十二月  
合葬大林子二長卽廷鏞次遺腹生廷謨銘曰

賢彼婦行德言容功四者具備維德之崇孰爲女宗婉婉士風詹  
氏之有心敬節母六星未周隕墜厥耦子荷婦負協於姑舅齊家  
之教自古難奚桃李不言晚而成蹊賢行絕出與誦實題貞此苦  
節彤管有懷俟論史氏視我銘辭

楊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開秀字實田別號雲卿姓楊氏綏陽鄭場里人自少博聞  
強記以制舉文雄於時每一篇出壓其鄉之長老長老咸驚歎屈  
服曰楊君文六藝精華也然試輒不售年五十餘始中道光己酉

鄉試舉人一上公車遂絕意仕進專以經術教授鄉里道光末年嘗就吾鄉禹門寺設塾士聞先生名奏而受業者數十人寺舍皆滿余兄庶齋庶蕃從父兄兆銓及身皆列弟子籍兆銓庶齋又先生女壻也初庶昌將詣塾家貧不能具脩脯先生聞而呼之曰孺子來毋苦時年十二令植案講席旁與其子對坐東西嚮晨興入塾問先生安否就受書周禮禮記悉出口授刻程晷肄業必使背誦爛熟乃已讀有誤聞聲糾之不失一字如是者數年獎藉誘掖門牆益宏其後徒黨散歸各以所得傳授私淑楊氏學日盛里中爲之謠曰禹門寺讀書堂孰爲師黎與楊六十年前後光雨夫子澤孔長蓋自乾隆中吾祖靜圃府君設教禹門後不復見此盛已六十年故云爾先生以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春秋六十有

七某年月日葬鄭場楊家村宅右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某氏配王孺人繼配裴孺人子二遇庭縣學武生遇澤縣學附生吳元彪反踞綏陽縣城遇澤往乞師綦江行至七寶寨卽夜寨陷於賊死之女六長適吳某次適黎兆銓黎庶齋次適張鼎新次適丁某居某寨亦爲賊陷自縊死次適陳某孫二人先生爲人內行篤修而外甚和易與人游汎愛無町畦尤澹於嗜欲家貧食力屢空宴如其視富貴軒冕若野馬塵埃之不足汙我也居恆課士畢下帷靜坐神識淵然超乎萬累之表近古湛冥者與性好學然亦不常見其讀書晚乃學奇字頗疏記古文異訓綴成一家言尙未卒業余時少未知先生所爲書可貴不卽副遭亂遂滅今求其家無有惜哉銘曰

豐其德潤其宅閭然自修不物役嚴君平鄭子真蘄而伯仲思古人

鄭兩山人傳

山人名璵字子行珏字子瑜姓鄭氏遵義人徵君珍之弟也讀書略通大義不肯竟學棄去家貧薄有田數十畝力耕自食道光末徵君以高名宿學爲西南儒宗郡守以下禮聘造請士大夫望塵款接惟恐失顏色山人獨默默寡譽以布衣終姓名不出閭巷老屋柴門蕭然物外於富貴人一不識也子行隱於堪輿子瑜隱於醫二人者各挾其術周旋鄉里時時以種德活人爲事頗爲人解紛眾德之民有隱曲及構爭訟事兩造莫能平皆曰願待鄭山人一言而定其見推信若此性嗜釣無事率嘗在樂安江水上藉草

地坐或據危石雖斜風細雨不歸志亦不在魚也子行所居曰小河溝子瑜所居曰望山堂距吾家里許咸豐中余兄篠庭以病廢與山人交最篤無三日不過視過則必命酒肴取娛劇談雄論談訖並作極夜分乃罷去折竹然炬以行明旦視之則又腰色雙短蓑炭笠草屨持釣竿出矣子瑜先卒年四十三子行卒年七十黎庶昌曰山人之祖諸生鄭學山父布衣鄭文清兩世精醫皆有隱德布衣又余姑夫也尤善飲喜釣以謂釣者養生具非他玩物比然則釣亦豈其家學與

莫徵君別傳

徵君諱友芝姓莫氏字子偲別號邵亭晚又稱呬笈貴州獨山州人父與儔以翰林院庶吉士再改官爲遵義府學教授君從來居



遵義爲人默然湛深與吾里鄭徵君子尹珍同志友善篤治許鄭之學因子尹以交余從兄伯庸兆勳三人者至莫逆也君家貧嗜古喜聚珍本書得多與東南藏弄家等讀之恆徹旦暮不息寢食並廢身通蒼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眞行篆隸書久之名重西南學者交推鄭莫中道光辛卯鄉試舉人丁未會試公車報罷與曾文正公國藩邂逅於琉璃廠書肆始未相知也偶舉論漢學門戶文正大驚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學邪卽過語國子監學正劉椒雲傳瑩爲置酒虎坊橋造榻訂交而去咸豐十年君以截取知縣候選在都是時端華肅順方擅權欲收召天下知名士藉助聲譽介人來求君書不應又招致授讀子弟亦辭謝之居無何且選官睹東南寇亂不樂一旦棄

去往客太湖胡文忠公林翼所爲校刻讀史兵略胡公卒又從曾  
文正公安慶黔亂益無所歸述影山草堂本末以見志影山草堂  
者君所居獨山舊廬也自是客文正者踰十年江南底定寓妻子  
金陵徧游江淮吳越閒盡交其魁儒豪彥與南匯張嘯山文虎江  
甯汪梅村士鐸儀徵劉伯山毓崧海甯唐端甫仁壽武昌張廉卿  
裕釗江山劉彥清履芬數輩尤篤其名益高所至求書者屢履逢  
迎同治四年今大學士江蘇巡撫李公鴻章請州縣吏於朝君嘗  
與子尹爲祁文端公竊藻密薦有 詔徵用君卒不就同治十年  
往求文宗文匯兩閣書於揚州裏下河九月辛丑至興化病卒縣  
令甘紹盤視其喪年六十一君弟祥芝方官江甯知縣請解任返  
葬君遵義青田與先壠相近文正公善其所爲曰世不行此久矣

君生平志存文獻思爲黔之一書潤色邊裔道光中與子尹同撰  
遵義府志博采漢唐以來圖書地志荒經野史披榛剔陋援證精  
確體例矜嚴成書四十八卷時論以配水經注華陽國志又綜明  
代黔人詩歌因詩存人因人考事翔實典要爲黔詩紀略三十三  
卷貴州文獻始爛然可述居金陵得唐寫本說文木部百八十八  
文君自謂此吾西州漆書也以舉正嚴段二家校注譌箋異一卷  
文正公爲校刻以行又嘗至句容山中按討梁碑躬自監拓惟恐  
一字見遺譔梁石記一卷其覈如此別著之書有聲韻攷略四卷  
過庭碎錄十二卷樗蒲譜注一卷邵亭詩鈔六卷邵庭遺詩八卷  
邵亭遺文八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增錄三卷編訂未竟者  
有邵亭經說影山詞書畫經眼錄舊本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

索隱各若干卷配夏孺人子二彝孫繩孫彝孫附貢生先沒繩孫知府銜兩淮候補監掣同知

黎庶昌曰徵君於余妻兄也光緒中議續修國史擬君入文苑傳公論定矣然事蹟獨據張裕釗所爲墓誌尙有遺軼未盡者故別爲之傳云

布政使銜四川候補道蹇君墓表

君諱闇字子和姓蹇氏明尙書忠定公義之後崇禎末被寇亂轉徙入遵義遂爲縣人曾祖某祖某副貢生考臣道光乙酉舉人官婺川教諭卒祀鄉賢妣李夫人母陳夫人生子三君其次也三代皆以君貴贈中議大夫妣皆封淑人後以軍功加級再晉榮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君生而英豁沈毅饒有智略咸豐四年桐梓姦

民楊龍喜倡亂圍攻郡城時贈公方奉 命在籍團練承平旣久  
兵胞器荒君始爲當事者畫策協同戰守詰姦禁覲听夕在勤閱  
百二十日而圍解蹇氏名由是籍甚自是郡中兵事迭起一皆倚  
君主辦君亦以爲事關桑梓誼無可委也積功由廩生累保同知  
直隸州分發四川 賞戴花翎至則大爲駱文忠公秉章所知署  
彭山縣知縣縣故無城適滇匪李泳和擁眾踞擾迴龍場君率黔  
勇百人雜以團練分屯置守屹然如遏水使不溢防始築土垣爲  
城病其窳敗乃集父老謂之曰吾欲易土以石何如眾有難色君  
曰此彭民百世之利無可疑者因出圖指示城基曰應起某所止  
某所須工費各若干吾籌之已熟成否祇在今日耳眾皆曰惟使  
君命卽委輸金錢且防且築六月而城完賊以遠退君再破走之

快活山遠近大悅懼聲動鄰眉州民至移彭山界石以自蔽駱公  
賢君勝軍旅也令兼治眉州團練解散剪目陳祥興數萬之眾十  
一年署茂州直隸州松潘與茂州毗連爲番所陷數數侵擾州境  
君治法一準彭山同治元年越勦匪首方自閩於綿竹其秋大破  
番巢於疊溪引軍深入連下龍池梭多勒古諸隘壘生擒賊酋日  
吉木諾進復廳城君績爲多由是晉階知府四年丁李陳兩夫人  
憂駱公留辦番務君固請回籍方是時黔省軍事糜爛蜀邊益棘  
駱公念援黔卽所以爲蜀就令統舊部至遵義設防而工部侍郎  
石公贊清亦自條陳軍務薦君才可大用堪倚以辦賊未幾果有  
三路援黔之議矣君以所領當中路駐勦數年討平高臺覺林寺  
橙木園各教匪斬僞朱王攻復涓潭縣城分軍與楚師會克清平

天子多君功免補知府以道員用疊加鹽運使銜布政使銜又於其閒辦結天主堂巨案約堅條明民教大安凡地方義舉皇皇焉圖之惟恐不及任之益不辭勞怨八年丁贈公憂服闋引見回省新津有通濟堰爲眉州彭山兩邑民田所利溉新津民累斲修築積訟彌年君奉檄往勘爲之平亭利害眾各爽然一遵約束以退旋赴酉陽巡視邊防歸及重慶病卒同治癸酉十二月六日也春秋四十有六上自大府帥下逮僚友莫不歎君之位與壽不克盡其才爲國家大用惜也彭山茂州遵義士民聞之先後請建專祠得旨報可事蹟宣付史館立傳其明年五月卜葬縣西觀田山初咸豐中君兄諤以舉人勦賊殉難特予建祠及是君又以勲績邀此曠典郡人以爲榮合祀之文昌宮後號寤公祠

云配朱夫人子二念咸念恆俱廩生女二長適清鎮候選從九孫秉懿次適余從子尹融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君在軍在官常手不釋卷亦頗讀宋五子書以自儆然不喜著述僅有權彭平番援黔等日記六卷君弟誦別輯詩文爲諍庵雜著二卷家書及論學語爲一家言四卷君沒十餘年而其羣從子姓能篤守家法門庭雍睦蔚爲一郡之冠無改舊規然後知君之所樹立皆出自有本之學非偶然也其廟食宜也念咸等數乞余文爲君表墓因綴其大者使揚於阡用式鄉閭而告異世光緒十三年正月同邑黎庶昌表

誥授通奉大夫心泉高公家傳

公諱以廉字心泉別號鳳樵姓高氏貴筑紅邊里北衙村人累著



不施自公之考廷瑤始以乙科顯仕至廣東廣州府知府治行爲嘉道間最世稱青書先生余謨全黔國故采以入循吏者也咸豐之際粵賊亂起 詔各行省治鄉兵以在籍紳士領之公與漕運總督朱公樹江蘇蘇松太道王公玘湖南攸縣知縣孔公憲典山東益都縣知縣寇公秉鈞同日被 命欲辭不可團練踰年遵義遂有楊龍喜之亂居亡何下游苗教各匪起省垣由是多事矣公與陝西鳳邠道黃公輔宸籌辦城守編保甲簡丁壯建礮堡輸粟鑄礮初愆終殫力勤恪每建一策發一議省之人咸指目曰非高十二公莫能爲也迨至朱公等相繼喪而黃公出仕遂獨任其難同治甲子以後黔事否極公籌防論戰足無停趾官牘私函手答口商竟無虛日昕宵劬勞忘視家事雖至倦祗不得少休始公

將以鹽提舉之官雲南爲巡撫蔣公爵遠所留繼是撫黔者若善  
化勞公崇光銅山張公亮基皆倚以襄事遂不復言出積二十餘  
年卒睹全黔平定鄉土乂安亦足酬澄清初志矣敘功累保至分  
省補用道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 賞給三代應得封典 恩  
獎優異里閭榮而服之方青書先生之仕廣東也歸橐數萬金悉  
命分贍親族計口授產金立盡公奉志唯謹及黔亂起家實無餘  
貲而門第猶盛性又好施予有廣州風兵燹之後疫疹繁興餓莩  
相望凡四境之流離不振者爭走其門公衣之食之病者醫藥之  
死則殯葬之不足則多方稱貸以應必求達其心之所安而後已  
或謂公泰勞公曰吾非不知第日對此輩不禁惘然難止耳君子  
居上則道濟天下居下則善及一方皆聖賢不忍人之義也公有

兄二人早逝弟以莊字秀東官四川雲陽知縣有治聲友愛至篤  
爲怡怡樓以居克稱其名遵義鄭珍獨山莫友芝貴筑黃彭年皆  
嘗爲之記三君天下所號爲能文章者也光緒十二年冬余至省  
垣見公子培淦好學有家法述公事狀乞余文將彙入先德編因  
論次其大者以爲之傳家世已具泰和周繼煦墓誌及公子培年  
等碑記不贅公卒於光緒四年六月三十日春秋六十有五

論曰咸豐八年余年二十餘客有自貴陽來者盛稱高十二公之  
爲人樂善不厭時私已識之不謂越二十有九年遂執筆爲公傳  
也十二者公之行第黔之人不名公而但以行第稱盛德之感可  
知鄭五歐九之倫自古有其比矣

誥授光祿大夫山西巡撫鮑公墓誌銘

公諱源深字華潭號穆堂晚又號澹庵和州鮑氏上世自晉咸和  
閒新安太守宏家於歙四十三傳至康熙中有諱啟忠者於公爲  
六世祖遷和之梁山鎮遂爲和州人曾祖諱暄附生祖諱本泰附  
生考諱東里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沈氏願祖妣氏吳  
妣氏吳皆一品夫人公生而簡重沈靜有成人之目六歲遭曾王  
母以下喪哀毀柴立篤摯踰禮梁鎮歲比不登家中落光祿公經  
營劬悴色時不愉公發憤歎曰有急不能貸親憂焉用子爲志學  
益力選道光丁酉拔貢生旋丁光祿公艱二十六年中式本省鄉  
試丁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元年 天子  
懋修典學造次必以儒先自程 詔選七人繕錄朱子全書公與  
其一三年粵賊陷金陵公於是勇言事有請振乾綱儆積玩固人

心諸奏

文宗嘉納四年命督學貴州時黔中苗禍已熾經過鎮

遠黃平苗數攻城士民徒手抗賊有司以兵饟請公至省爲大府

言之不應遂以苗亂情形入告故事學臣不得擅言軍務有旨

申飭自是不復再關兵事然智慮所得爲義不辭難上亦浸知

公深穆宗繼序倚任尤重公凡四爲學政四入上書房行走

授世子讀再遇大考累遷侍講侍讀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侍講

學士侍讀學士擢太常寺卿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補工

部右侍郎轉兵部戶部兼禮部吏部侍郎迭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宣宗

文宗兩朝實錄館纂修日講起居注官順天鄉會試磨

勘官江南鄉試監臨散館閱卷大臣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殿試讀

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邀拜上方珍物之賜不可勝計其在貴

州也首發王安國之難王安國者遵義團首積功保至都司陽禦賊而陰與聯鄰邑傳之有眾數萬潛蓄異謀端倪大顯郡守上變告急大府帥莫敢誰何公試士遵義密飭郡守檄仁懷令江炳琳兼攝縣事江有幹才一夕便道入擒斬之眾遂瓦解麻哈州陷苗教合趨省城已至近郊烽火燎及櫓樓省中公私匱乏上下縮手適平遠丁文誠公質楨以庶吉士在家募勇剿賊公飛書乞援文誠卽以兵赴至省饑甚士譁欲潰公急接囊中得數十金出犒士皆感激曰學臺如是吾輩敢不效死卽夜出城迎擊一戰而捷賊隴種退去卒至黔亂十餘年全局糜爛省城根本之地遵義富庶之區保全無恙者因公始謀也其在廣西亦如其在黔時思恩團首林如海欲假考試歛費以兵至南甯迎公按臨意實迫挾公得

情不往南甯知府某與如海比卽掣撓百端文報出入皆有查聲  
息不得達省公迂道賀縣言狀卒置如海於法厥後督學江蘇順  
天大亂旣平請開書局以饋孤寒釐正文體以崇實學士論斐然  
與黔粵時情事不侔矣同治十年遂有山西巡撫之命軍興各  
行省久虐於兵獨山西號爲完善吏治軍政率狃承平故習公至  
掃除一切與羣吏更始取舊案與新牘雜治釃析微早夜孜孜  
克勤克愼必得當而後已始嚴糴粟之禁使民重本食又以晉省  
外樸內華力革淫靡風俗至爲一變出行邊兵遵黃河而東遇險  
塞冥阨躬自履勘甚或徒步以從見者歎爲宿將所不逮又仿曾  
文正公直隸練軍章程遴提鎮兩標軍士增益口糧練成勁旅足  
備緩急之用部內肅然坐是心力耗瘁積漸不支數請開缺勿許

光緒二年陳乞益力得 旨報可其時晉省初旱卽發糶賑濟及  
解任後乃遂變爲奇荒公引咎責躬如不自克寓居江南之寶應  
縣踰年主講金陵上海書院布衣粗糲蕭然與寒畯無殊以光緒  
十年六月十四日告終春秋七十有三兩配陳夫人皆前卒子二  
孝光道銜江西候補知府孝裕附生提舉銜兩淮候補鹽運判女  
四人孫九人曾孫五人孝光等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公江甯太平  
門外之丁家山具狀來請銘庶昌自咸豐丁巳卽受公知光緒七  
年奉 命出使日本道經上海謁公於龍門書院公喜動顏色然  
語及時事輒歔歎歎絕生平惻隱民物憂國愛人之念至老彌篤  
蓋天性使然非可學而至也在京在外無赫赫名亦不立講學家  
名目而慎獨寡過表裏純白類古蘧伯玉之流世所僅覩以庶昌



所見知公與兩江總督開縣李公宗義而已其所論奏多關根本至計非外所悉聞公子別錄奏牘若干卷藏於家不以著著其卓犖在人耳目者銘曰

戟戟梁山大江之濱蘊蓄既深誕此哲人山輝川媚斂以鴻文玉堂金馬爲國貢珍南紀不靖有獬黃巾乾綱乞振密勿敷陳輶軒整俗黔士萃萃頑金受冶亦躍於甄膏澤未竟四郡載仁春明回翔上齋作賓淀園被擾歲厄在申鼎湖龍去攀號乞身重曦返曙眾正如雲起列朝省勸駕殷勤粵西禍本狼嗥虎蹲欲持玉節蕩彼荒榛羸秦一炬有觸成塵漆書竹簡鉛槧可因在人未墜賴公一言萬手駢轡墳典以新晉疆四稔煦瘠扶呻功成身退匪曰隱淪歸臥江左心眷北辰愛人學道是謂天民銘幽紀實永

詔干春

臺北府知府循吏林君墓誌銘

君諱達泉字海巖廣東大埔人曾祖某祖某考春山監生兩代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君中咸豐辛酉科舉人以在籍團練議敘知縣累保擢江蘇直隸州知府用 賞戴花翎爲人精敏純白勤於吏事嘗一署崇明知縣縣俗善訟前任者多選奕不治事君至案牘盈集積盈架檔書吏以白實陰飭君君曰諾明日闕堂皇縱民入觀手判口決巧健替進更唆互證承伺顏色君逆折機牙使不得發前者辭窮後者大畏相顧愕眙私共驚歎老吏弗如旬月未浹詞訟殺滅民志率服或咨君初任治劇果何操而能若此君曰吾無他術一坦誠相與耳期年調署江陰治法一準崇明民譽翺起

又明年調補海州州故盜藪也當歲五六月盡禾黍滿野羣賊出沒其中號青紗障子剽劫椎埋日中數發莫可誰何久宦者識之命盜案率終歲日得其一者此爲其極少矣他訟牒數倍此君布設方略會合營伍躬自逐捕盡鉤致渠首趙慶安張飛豹郭佃揚等按置諸法黨羽解落犬吠不驚境乃夜眠旁及民隱藝桑樹麻早夜孜孜如勤其家又廣爲教條誘民以禮民益愛之余所重君篤在於是然君之治蹟尤以水利暴稱於人卓犖在目州有甲子河歲久淤墊水溢爲害是歲天旱民罄寡食君言大府條其利害請開此河卽工賑饑役作萬人廣所全活頌聲喁然其在崇明大疏沿海港口江陰濬城河及東橫河蠲錢萬緡醴渠蕩淤潮汐閘宣橋梁剝岸繕使完整橈楫利通權夫舟子謳歛載涂光緒元年

廷議改建臺灣淡水廳爲臺北府增置縣邑制度草創任人其艱  
盱衡屬吏無若君可於是兩江總督沈文肅公葆楨閩浙總督何  
公璟福建巡撫丁公日昌合疏陳請部臣猶持故事議駁特旨  
詔授臺北知府戊寅三月入臺治事百度劬新開番墾荒策防禁  
姦軍紀民瘼寄成於君一任以勇听宵疲勞觸犯炎瘴忘其有軀  
病伏膏肓忽不自覺勤猶不已會贈君赴至悲痛長號疽發于背  
踰月遂卒光緒四年十月九日春秋四十有九泣臺八月續止於  
此君通脫簡易樂與人交惻款無奧喜經濟家言談輒飛舞初佐  
丁公幕復爲曾文正公所知嘗建三洋總督議事雖未行文正偉  
之尙書彭公玉麟巡視長江經由崇明有老人者饑踣在涂哀而  
進食老人致詞林縣官在吾何至此言已泣下彭公以語沈公沈

公亦曰吾叩江陰邑士今令若何則對如前尹林公不復可得  
其次者惠我多矣相與嗟歎共稱良吏久之及卒臚語以聞請宣  
史館列入循吏有 詔報可何公亦奏君以死勤事狀優卹如禮  
贈太僕寺卿君於是獲上信友治民三者交盡朝野一致可無憾  
辭配某氏子四振庚蔭生錫恆候選主事振江振瀛以某年月日  
葬君某所君來服官蘇州始交於余誼篤且久其卒也君同年友  
何君如璋已爲碑文揚之神道余別撰墓誌詒君子振庚刻而藏  
諸墳趾銘曰

吁嗟林君倏焉已陳繭絲保障善理其勞所至日淺勤而有聞宦  
以巧貴君獨守眞不欺暗室還我天民治行絕異輿誦史甄昔在  
漢世吏道首循璽書褒美降寵及身君施厥半已比古倫詔敦信

史永永千春銘此幽石無慚鬼神

李芋仙墓誌銘

君諱士綦字芋仙四川忠州李氏道光己酉拔貢生以善詩爲會文正公所賞時與中江李鴻裔劍州李榕號四川三李君性通脫不中程度喜爲無顧忌大言有狂名於京師閒達官貴人往往折節下交而君顧落寞以此沈滯不進性又善哭咸豐之際粵賊亂起君語及時事多故或身世蒼茫如浮萍著於太虛輒歔歔痛哭同年生戲呼之曰文哀公君曰嬰兒笑語無常酒人墮車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諡吾殊當吾意吾將與阮籍劉伶爲徒矣與人語亦自系曰文哀公安慶克復君筮仕得彭澤知縣彭澤晉徵士陶淵明故里君大喜到官攜琴一張書萬卷棺二具自

隨名其二子曰松存菊存誦歸去來辭烽火達於鄰疆方據案吟  
哦不覺也一日語僚友曰吾爲縣令長而使四郊多壘可乎卽抗  
言軍情數事論高而闊曾文正公笑置之戒後無復輒言事未幾  
歸安慶狂益加率玩不恭同官忌者尤甚文正待君依舊賴是獲  
安余之交君實自茲始同治二年也已再赴官江西數年以臨川  
錢糧空缺案與巡撫使者劉公秉璋爭論於堂皇語侵辱之劉公  
不能堪劾君無狀遂罷居江西曠絕久不相聞光緒七年夏余在  
歐羅巴人有傳君詩至者末署忠州李士棻余曰文哀公固無恙  
邪卽以其年歸自海外相見滬上追敘舊游各傷老大而君年六  
十一矣然其狂如故初君在京師放縱詩酒與伶人杜蝶雲者暱  
及是蝶雲亦老流寓滬上仍倚歌曲爲生涯君之一二故人始頗

數數資給君君揮霍不顧金入立盡久之無繼落魄甚依蝶雲以  
居蝶雲奉君三年無失禮斯足以愧天下士已九年某月君還江  
西至安慶道卒春秋六十有三曾祖某祖某考某贈某官妣某某  
氏配某氏子二松存菊存松存先沒孫幾人詩若干卷菊存將以  
某年月日葬君某所銘曰

瞿唐峽西涪水東有士曰李命實窮天放傲骨世莫容一官敝屣  
如轉蓬乾坤大句聲摩空曾文正公贈詩有時吟大句動乾坤之語死而死耳文則雄  
物蛻返始歸蜀宮湛湛江水涵青楓

光緒九年余在日本有傳君道卒者其言甚確遂誤此文寄哀  
君本曠達士不拘行檢正不必以公家言爲之飾諱昌黎誌王  
適例具在也然君仕江西迭署數缺實有善政可紀當別敘述



文成踰年始聞君尙存因錄副寄視君喜出望外以謂此等風  
誼雖古人亦何多讓頗復商訂字句一皆從之是年冬余奉譴  
歸里猶見之滬上抵家數月而凶問至矣君生於道光辛巳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乙酉年八月初七日實年六十有  
五上海縣知縣莫君祥芝經紀其喪曾祖正藩妣氏秦氏閔祖  
濂妣氏何氏周父學泗妣氏周氏賀氏顧配羅氏子文琮卽松  
存先沒文琛卽菊存君卒三年亦沒孫四圻炯焯煥著述成者  
有天瘦閣詩半六卷續集曰天補樓行記一卷圻等以本年某  
月某日葬君江西省城外西山寓書來告因自日本伐石謀轉  
致之豫章使埋諸墳趾光緒十四年五月黎庶昌附記

江蘇按察使中江李君墓誌銘

君諱鴻裔字眉生別號香巖晚以居近蘇子美滄浪亭又號蘇鄰  
四川中江李氏曾祖純祖敦魯考崧霖舉人崇世蘊德君以拔貢  
生中咸豐辛亥順天鄉試舉人旋入貲爲兵部主事才高而學瞻  
聲譽翺起公卿多折節枉交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不應  
某相國素與君善君見其權勢日盛亦謝絕咸豐十年不樂在京  
將南游江淮未至鄂爲胡文忠公林翼奏調赴英山大營未幾胡  
公薨從曾文正公國藩於安慶君本文正門下士文正開幕府治  
事辟召天下英雋程其器能君恆爲之冠參與機要文正嘗曰眉  
生豁達精敏應世才也密疏薦君堪任大受江南平明年遂權十  
府糧道及北征勦捻又奏補君徐海道徐州綰轂南北時湘淮各  
軍之討賊者數萬人更番交替糧械軍火皆以徐州爲總匯君內

筦胥儲外充營務又以餘力治民所設施方略甚具淮勇銳氣正  
新銘字營勇嘗殺人君擒而治之卒張軍法與諸將接納撫以權  
好主客大和踰年擢江蘇按察使論功晉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  
翎寢寢大用矣而君遽以耳疾再請開缺竟不復出云君旣罷官  
閒居樂吳中山水徙家蘇州得瞿氏網師園葺治之園故有老樹  
怪石池沼亭館之勝積書數萬卷益蓄三代彝鼎漢唐以來金石  
碑版法書名畫以自娛閉門謝客徜徉物外身與世不復相關性  
內介無妄交交必有終始生平游宴甚廣而其契誼最篤若吳縣  
潘尙書祖蔭湘鄉曾襲侯紀澤開縣李制軍宗義嘉興錢太僕應  
溥吳縣潘方伯曾璋歸安吳觀察雲劍州李方伯榕湖口高大令  
心夔獨山莫徵君友芝此尤海內共知者可以觀所與已君卒於

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五娶敖氏榮昌望族遵心  
疾不瘳妾二俱吳氏無子以從兄子廣猷嗣廩貢生候選道孫五  
人驚候選知縣鵠鵠鵠鵠某年月日葬君吳縣四都十二圖善人  
橋金牛塢君書法甚精詩古文亦窺古人堂奧晚又好釋典皆以  
爲寄汲後廣猷僅得詩二百餘首刻之君之至鄂也與庶昌從兄  
伯庸善卽弟視余越二十六年矣銘君之墓其曷有辭銘曰  
高才步追淵雲躅厥蹤治彭麟一角急流不居此其卓退棲吳中  
山水曲靈巖之宮與木瀆精魄永綬藏此麓  
知府銜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孫君墓誌銘

君諱玉堂字森伯號右卿劍潭其別字也來安孫氏嘉慶道光之  
世風氣醇古士之窮而未達者或家居耕讀或以經術啟迪後進

率守先民矩程無敢踰越尺寸非若近世之紛紜亡等也君始與  
昆季讀書發聞來安人及旁縣高才生從而問業者歲數十百人  
君悉稱量其材質高下指授義理無不得意以去多成就者嘗一  
主邑南板橋鎮章氏十年不遷其爲縣人所矜式如此道光二十  
九年由廩膳生員選拔貢生 朝試優等例得用知縣而是時  
宣宗成皇帝重儒術以校官有風化責非端厚者不得與引 見  
謂君能勝任 命以教諭用歸未卽補官遭內喪而大亂亦作咸  
豐八年粵賊破縣城君挈家出走佐防定遠敘功擢知縣旣從軍  
吳會累保直隸州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爲今大學士李公鴻章  
所器異論者謂將不次遷除而部章復選天長縣學教諭然是時  
君在滬職任繁劇大府留不遣皖撫果敏公英翰又爲奏請開缺

仍留江蘇已而轉饒入都道病至天津病甚僅達而卒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七日也春秋五十有六聞者惜焉功名之際有天有人獨在人爲足恃耳天則無如之何也儒者讀書將以順性命之理君深於義理者必有以處之矣配王淑人子二芑仁國子監生軍功保舉府經歷 賞戴藍翎次點光緒乙酉拔貢生直隸州判敏而多文從余出使日本女六皆適士族孫三君卒六年王淑人亦卒合葬來安武家集東枒叔樹新阡所著書二十餘卷點皆編次藏弄考丙祖蔚文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加級晉中憲大夫妣皆淑人其遠祖諱天馨者先籍句容仕明爲衛千戶過來安樂其俗之樸厚也徙居之故今爲來安人銘曰

遇於仕爲躋符於德爲充德於古爲達仕於今爲窮嗚呼森伯孰

重孰輕何去何從今豔古薄繁惟德之崇旣無歉矣甯此幽宮  
晉封通議大夫署雲南恩安縣知縣傳府君墓表

君自少則劬志於學年十餘入塾讀書讀偶誤塾師撻之流血創  
久不合君輟讀家居日以目誦蓋數年而默識五經又數年而益  
及醫經形法名法之學槌戶冥索日夜求通曉思欲推其術以濟  
世喜聚書不屑爲章句記問口未嘗道理學家言而儒行絕特與  
人無苟合其於孝友睦婣任卹一意踐行無要譽意以故世知者  
少也道光十一年累試於鄉連蹇不得志喟然歎曰士莫恥於無  
用行莫醜於空言悔莫大於過時吾將出而驗所學矣乃客游四  
川四川人聞君名爭延致諸幕先後佐州縣治者十年最後疆吏  
檄讞獄稱之曰能君曰吾何能吾惟求其平未知死者果無憾焉

否也二十二年壬寅援豫工例入貲以府經歷選用籤發雲南二十五年署臨安府經歷先是谿處土司趙理有罪誅以旁支名維藩者承襲維藩與頭目李開元不睦理子平安倖復職煽開元使搆開建水知縣某主勦維藩維藩懼堅壁嚴備以待君因轉饒至廉得其情單騎叩壘門諭釋之難遂解過恩安見山麓礪大木而下有焦骨問故土人對曰鄉俗惡盜獲則驅至此焚之君曰法至於是邪卽言縣令請禁弗省踰年君來署知縣事立革此俗縣有石龍壩河夏潦漲過汎激爲民害君謀除之而石堅滑不任錘鑿君編麻蟠石沃以油炬而燔之石皆焦潰逐流下工隨以施數百年水患一旦豁除如人沈疴之去體也民用大和歲亦有秋百姓乃歌之曰我食我衣傳公富我我婦我子傳公父我治恩安三年



他惠政多類是終以直道事人與上官意不合咸豐元年竟引疾去其弟殷巖問歸計君曰吾積俸至三百輒作一利民事未遑問家也五年十一月甲戌卒於四川宜賓寓次權葬萬縣春秋五十有五君諱龔梅字商巖德清傅氏曾祖九鼎祖廷琇考同聲配張氏繼配姚氏子四雲龍兵部郎中雲萬同治丁卯舉人刑部主事改官知縣雲夔雲昭女二君始以雲萬官刑部遇覃恩贈階中憲大夫配皆恭人及雲龍加三品銜又晉通議大夫配皆淑人光緒三年遷葬德清之尚博村兩淑人祔德清一縣自本朝以來多積學博聞之士君子雲龍其一也雲龍著書數百萬言以學行顯光緒十三年奉命游歷日本美利堅巴西祕魯古巴堪納達行數萬里驅馳王事近古甘英之儔經留日本年餘役畢將歸國

出君譜狀乞爲表墓之文禮辭不獲謹揭其大者列於阡餘具俞  
編修樾洪給諫良品傳中不備書也光緒十五年九月遵義黎庶  
昌表

誥封通奉大夫江蘇補用道李君墓表

君諱宗燭字輝亭晚歲獲善地於黟南五都舊庵實中段奉其高  
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以次十餘人列葬其中別於左方隙地自  
營生壙取魏風樂土之意刻石墓門曰爰得我所因自號爰得安  
徽黟縣李氏本唐昭泐王後至宋銀青光祿大夫德鵬始遷祁門  
南宋時有名定者再徙黟之懷遠鄉家南屏山下十七傳而至君  
曾祖諱文耀祖諱世墀考諱高琳皆以君貴贈通奉大夫妣氏胡  
氏胡氏王皆夫人君爲通奉君長子粵賊之亂皖城不守倉卒與

通奉君相失君號泣四求卒遇之山谷中奉迎以歸後賈於外一日心動還家太夫人方疾革語人曰兒不歸吾不瞑矣言未竟而君至母子大慰是夕考終人皆以爲誠孝所格鬼神或相之云安慶之未克也君賈於銅陵大通鎮無幾何居積致富起家爲素封金帛流衍修業而息益贏然非意所樂通奉君旣沒愈泊然寡營於是專力爲善以佐縣官之所不及其著者如晉豫大饑輸賑金至數萬兩燕齊蘇皖粵西江右鄭州諸大水輸金又數萬兩銅陵江隄敗獨修七千數百丈以衛民田輸金亦踰萬兩彙刊徽州鄉賢遺集數百卷捐置各省書籍致之國子監南學及焦山書藏自餘若宗祠義塾書院寶興橋梁道路救生公惠等凡世所號稱善舉無不黽勉圖維累輸金亦數巨萬兩他人得一已足者於君固

自視蔑如也禮賢好古晚乃彌篤造次必依儒者嘗語其子英元曰聚財而不散是愚也散財而必邀名是私也可以想見君之性賢矣昔孔子與子貢論富必以好禮爲歸春秋時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太史公以爲好行其德漢時河南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復持錢二十萬佐徙民天子謂式終長者尊顯以風百姓君之富果視二子何如而樂善博施力行不惑至老益靡厭倦斯豈所謂富而好禮者邪其與陶朱卜式同不同未可知也君卒以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春秋六十有四先是光緒四年論晉賑功敘秩至江蘇補用道加三級嗣是不復再與時榮配余夫人側室氏林氏丁子三長英元附監生分部學習主事次英亨出嗣君弟宗輝早殤次英耆女子子三人孫一顯謨英元

以某年月日葬君自營之生壙乞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爲誌銘而以表墓之文屬余余始與君相知在日本時未及晤也光緒十七年余奉使歸國拜四川東道命道出長江君自大通附輪舟修相見禮懽若生平至安慶而別不謂其遂止於此也今表君墓神明契許其曷有辭遂書行誼如右揭於阡原使後世有攷光緒十八年秋遵義黎庶昌

書全總戎軼事

道光咸豐之際粵賊亂起各省皆倚制兵討賊後乃稍稍召募方楚軍之未興也戰武宣桂林戰湖南戰金陵黔軍最著而全總戎尤以勇聞於時總戎名玉貴鎮遠人少落拓不偶初入營伍補名糧無所表見意頗不自聊及徵兵令下從征粵西乃稍喜每戰輒

衣白襦襜以自標異。驍果冠羣都統烏蘭泰公一見大奇之。使募健兒三百人別爲一營。而是時湖北人田學韜者亦以勇名。與玉貴埒。烏公擢爲左右翼。凡戰皆此兩人先登。爲賊所指目。及烏公戰沒。桂林學韜亦前死。玉貴從他軍至道州。賊酋楊秀清擁眾奄至。大將某棄營走。營內金輜山積。玉貴不忍棄。謀督護而計未出。賊已迫近。卽挺身單騎橫矛立橋上。厲聲謾罵。且曰。吾一人耳。汝敢來鬪否。秀清初起持重。又未知大將已去。惶視良久。謂其下曰。此白袍將吾聞名舊矣。今觀其氣盛言壯。必有伏。不可墮其術中。竟退。玉貴飛報主者。徐引還閤。營無恙。軍中莫不服其勇也。總督徐廣縉爲繪圖呈奏。錄首功白袍將以此名聞天下。時以比唐薛仁貴云。後隨向忠武攻金陵。提督和春前在廣西湖南親見玉

貴戰狀及是赴援廬州絕欲得玉貴自助咨向調往遂以副將署壽春鎮總兵玉貴既至相度廬州城外有平地可以立營而前後皆賊屯玉貴念非出奇不能取勝引兵直入其閒置壘令曰以半軍築以半軍護士皆注鎗持滿賊錯愕來爭且戰且築壘立成晝夜疾擊剗平十餘壘賊幾盡矣會攻城爲礮子所傷數月不愈卒廬人惜之私立祠以祀或曰賊酋陳玉成疾玉貴甚使人於當道掘阮與戰徯北以誘之玉貴墜阮死余至江南欲問其事而竟無知者

書張敬堂軼事

靈璧張敬堂編修錫嶸同治五年統軍駐臨淮余在曾文正公幕府始識其人先是文正公北征躬捻所部湘勇遣撤殆盡僅存劉

忠壯松山老湘營一軍餘悉倚淮軍辦賊公念淮軍五六萬皆淮南人不慣麪食且新建平吳大功將領頗驕蹇不樂受節度欲於淮北別募新營使吳軍蒼頭特起儲備西北之用而置將久難其人敬堂方解學政任歸自雲南雲南遭回匪亂後公私赤立學政入境供張闕如未及開棚試士遽丁父憂閒闕歸皖是時滇黔閒驛道艱阻敬堂往往徒步以行公見之大喜謂其誦法儒先堅忍耐苦足勝將帥之任檄募敬字三營使隨湘軍戰守令與漸習會臨淮大水各營皆築隄自衛衢市中水深三四尺兵士市物者率乘船往來百姓流離滿野文正議發賑使敬堂主辦余竊聽其言論多近諛意頗少之私語幕府諸人曰侯相生平觀人百不爽一今或於敬堂而失之乎是秋余奉諱旋里及明年八月再至營則



聞敬堂戰沒矣乃大驚於是庶昌心重敬堂悔前者之失言也敬堂之援陝以正月六日行抵西安府雨花寨中涂猝遇賊前後不能相救左右纔百餘人遽直前搏戰眾寡懸殊身中數創而隕事聞追贈侍講學士始文正初遇敬堂一見卽許以爲偉器恆與劉松山劉銘傳並稱密疏奏保卒其臨難勇決不苟退縮如是是真能見危致命無忝所學者然後乃知文正之知人爲果不可及也

黎氏家祠記

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此常法也然小宗有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殊而廟制復有三廟二廟一廟之別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祖禰之文遂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不知其果得祭與否皆當視宗法而定不

因廟制爲損益也魏晉而降制度疏闊廟祀代數大率準官品爲差宋文潞公欲營家廟得唐杜岐公一堂四室之式始有所依循禮制之不修若此司馬文正公實記之而其議書儀亦祇上祭曾祖不敢主高祖之議唯獨伊川程子以謂高祖有服無貴賤皆當祭及高祖朱子從之後遂垂爲定制蓋其言深原禮意協乎人心天屬之至安而無以易也我朝儒者萬氏斯大秦氏蕙田益稽經傳以證古大夫士禮確然得祭高曾祖禰甚明然後又知四親之祭爲三代所通行無一廟祭禰二廟祭祖三廟祭曾祖之異後世失之乃不能詳也黎氏自遷遵義以來累代耕讀爲業未嘗顯聞至嘉慶中王考靜圃府君始起家仕山東長山縣知縣世父雪樓府君繼仕雲南巧家廳同知俱授爲奉政大夫先考兩耕府君

亦仕開州訓導授修職佐郎而從兄兆勳仕至湖北隨州州判兆銓仕至雲南姚州知州小子非才又以二品頂戴記名道員充出使日本國 欽差大臣重荷 國恩日益昌顯於法當古大夫士皆得立廟成豐之際雪樓府君自滇中歸里卽規拓基緒構建家祠於正寢之東遭亂未成燬於火齋志以沒歲月變於上人事遷於下今又二十餘年而祠仍未舉廟祔之典闕如爲子孫者不能無疚光緒十年夏從兄兆祺書抵日本以祠堂爲謀擬醵金若干合建一祠卽於祠後附置家塾以從簡易所以修雪樓府君之志而亦庶昌之素願然也因籌千金爲祠費未幾從兄卽世議旣不諧費亦旋爲子弟輩耗去庶昌雖歎於心而力不逮矣遲之又久乃始就居室正寢中樓權備四龕之制以待異時擴充凡祭式

祠規諸大端比傳前哲成模酌擬使後有所守又懼其不能持久也一皆從儉僅免貽數典之譏存餼羊之禮而已若夫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異時禰位之主旣祧則宗莫能統必當另立支祠改易規制是又望於後之賢子孫而非今日所能計及矣庶昌記

### 附家祭條規

一家廟之祭四仲徧舉古禮皆然但居鄉儉薄深慮後難爲繼舉而復廢轉滋不敬今應照 會典所載品官家祭七品以上之文春秋二舉庶可永久遵行每歲定於二八兩月上旬擇吉致祭凡高祖以下之子孫年已及冠者男婦皆會行禮此後旣依典禮行事則鄉俗所有端午中元歲除之祭皆改爲薦新

祭期

一通禮所載品官家祭仍用俎敦邊豆等器原以存古禮於十一

又云代以時用槃碗者聽蓋恐費煩難製兼采司馬公書儀今人別製碗楪等器專供祭祀及朱子本合用古器恐私家不能辦且用今器以從簡便之說順適人情也今已照卓數置備槃碗杯楪之屬另櫃存儲專供祭祀之用平時概不得擅取卽祭祀時撤去後亦應將祭品立刻傳卸他器洗滌潔淨照舊收存至古器一項僅製銅爵三尊於參神時一用見意而已

祭器

一余嘗博攷宋以後儒者家祭之禮以本朝吳中陸朗夫中丞所定祠堂品物施之鄉俗最爲合宜中丞不用薦牲概用熟食又定爲四碗六槃四楪與吾鄉九碗之俗略同今定割牲用羊一豕一但皆熟薦其品仍循照鄉俗每卓九數九數之中庶羞八碗雞魚羊豕四品必備餘則隨配若余在家主祭則添用魚翅海參否則

不必中間用湯一碗卽古人和羹之義此則與中丞小異者也羹

飯麪食在外兩邊祔位每卓祇用六碗

祭品

一行禮節文攷歷朝家祭行禮之書多未盡善以余不揆獨觀先

農壇祀不繁不簡施之家祭頗合宜今依仿改定附列於編用垂

家式至忌日祭時節薦新朔望獻茶行一跪三叩首禮

行禮節文

通贊唱

序爵序事主祭

孫某

就位陪祭

孫某

等各就位啟戶薦

牲饌迎神奏樂

引贊唱

跪叩首叩首三叩首起

通贊唱

樂止主

祭

孫某

恭行初獻禮奏樂

引贊前引

主祭

孫某

詣盥洗所

唱

巾盥洗畢

引贊引

主祭

孫某

詣酒尊所

唱

司尊者舉爵酌酒

復唱

司香帛者捧香帛詣某

祖

之神位前跪初上香

輔贊唱

初敬

香

引贊唱

初獻帛

輔贊唱

初敬帛

引贊唱

初獻爵

輔贊唱

初奠

爵引贊唱

叩首起

通贊唱

平身主祭

孫

恭行讀祝禮詣讀祝位

引贊引

主祭者詣讀祝位前

唱

跪

通贊唱

眾皆跪樂止讀祝文

讀畢

引贊唱

讀祝畢

通贊唱

奏樂

引贊唱

叩首

通贊唱

眾皆叩

首

引贊唱

起

通贊唱

眾皆起復位

引贊引

主祭

孫

復原位

唱復

位

通贊唱

平身樂止主祭

孫

恭行亞獻禮奏樂

引贊引

主祭

孫

詣酒尊所

唱

司尊者舉冪酌酒

引復唱

詣某

祖妣

之神位前跪

亞上香

輔贊唱

亞敬香

引贊唱

亞獻爵

輔贊唱

亞奠爵叩首

引

贊唱

起復位仍引主祭至原位

又唱

復位

通贊唱

平身樂止主

祭

孫

恭行終獻禮奏樂

引贊引

主祭

孫

詣酒尊所

唱

司尊者舉

冪酌酒

引復唱

詣某

祖妣

之神位前跪終上香

輔贊唱

終敬香

引贊唱

終獻爵

輔贊唱

終奠爵叩首

引贊唱

起

通贊唱

平身主

祭孫恭行福胙禮

引贊引

主祭

孫詣福胙位前

唱跪

通贊唱

眾

男皆跪

引贊唱

飲福酒

輔贊唱

受福酒

引贊唱

賜福胙

輔贊唱

謝福胙

復唱

叩首叩首三叩首

通贊唱

眾

男皆三叩首

引贊唱

起

通贊唱

眾男皆起復位

引贊引

主祭

孫至原位

唱

復位

通贊

唱

平身樂止撤饌辭神奏樂送神

引贊唱

叩首叩首三叩首禮

畢

通贊唱

樂止讀文者捧文執帛爵者捧帛爵詣燎奏樂焚祝

帛望燎闔戶禮成撤班

一忌日之祭以三代為率今應祭至梅溪公止後可遞推庶母劉

太孺人撫育我輩有恩以私情而祭異世則否生日之祭古典所

無以後應一概致齋不祭

忌日祭

一每歲令節為鄉俗所尚者如元旦則薦湯元端午則薦糉子中



元即七月半則薦新穀除夕則薦茶食果品惟清明掃墓則仍舊用饌於墓上薦之不必在家行禮饌品以六爲度時節薦新掃墓

一每月初一十五焚香獻茶朔望

一鄉俗凡遇令節用金銀鏤錠或紙錢包裹及轎馬箱籠等屬焚化謂之燒包今改於兩祭時行之餘則祇散燒紙錢或金銀鏤錠以取簡便而已燒包

一鄉俗上元節於墓上然燈爲各省所無此與掃墓插標同一追遠之義亦仍而不廢以後凡正親然三夜十三至十五旁親及疏遠者然一夜然燈

### 拙尊園記

結園居室之偏方廣不盈畝缺牆西南隅面山有庭三楹積書二

萬卷其中疊石爲池輪挹溪流瀉諸田穴牆以入池屈曲如茵芝如殘荷如蝶翼沿埂行纔七十步土薄而磽不中耘鋤念庭嚮當西曬審所植莫若卉木宜以故環池皆蔭物也草則蘭蕙青莎蘘荷蒟蒻華則玫瑰月季海棠辛夷芍藥牡丹戎葵芰荷芙蓉紫薇木則梧桐槐柳檬桂冬青果則枇杷林檎楊梅石榴桃梨杏李櫻橘橙柑以至交讓所植相思之木揚雄左思詫爲蜀產異類者靡不羅列庭階之下每當風月交會翠綠墮地波沄微微俛仰其間謀耳謀目翛然以清穆然以甯若忘其在深山中也園成友人莫庭芝來居之請所以爲名余曰天下惟拙可以已內營可以卻外擾動靜交養游息斯能適真今揭子美詩意命之曰拙尊明吾志也莫君曰善引勝落成而爲之歌歌曰塵埃埃兮八區昧不識兮

路涂子獨知止兮守故吾半畝宮兮聊且以娛充子之養兮神明  
適居逍遙兮遂初將蟬蛻萬物兮而天民與徒黎庶昌記

禹門山銘

有序

山舊名回龍順治丁亥丈雪通醉來棲易曰禹門直郡治東八十  
里樂安江經其麓支危隱秀有幽奇之觀道光中里人鄭珍莫友  
芝黎兆勳樂此率日月至己亥秋霽汎舟抵崖壁下刻石稱顯之  
茲山一旦得與涪溪澹巖比誠異遭也世有漫叟涪翁當余知言  
余後三先生游幾五十年手剔荒翳履危捫石讀旣竟顧視斜日  
挂村墟外輝映林薄裴回古徑寂寥長懷灑然見三先生風流被  
衣巖谷閒也恐來者闕不聞且旌吾獨爲銘識之歲在光緒疆圉  
大淵獻孟陬穀旦黎庶昌銘曰

禹門巉崑不崩不騫上叢招提下遡洄淵文游所止炳耀胖健企  
斯陳迹視我銘鏤

祭曾文正公文

維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三月甲辰朔乙酉門下士黎庶昌謹以  
清酒薄饌致祭於吾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  
毅勇侯贈太傅諡文正曾公之靈嗚呼公遂無意於世邪昔日之  
戲言而眞以至斯邪以公之盛德大業光輝充實其不朽於世者  
方將下凝河嶽而上爲星日之垂斯固慊然無憾獨其耿耿在我  
者則不能以不悲始吾讀書識字嘗欲抗志夫先哲而如幽乏燭  
無以辨於學術之歧自遇公而始有師以爲世不復見孔子見公  
則亦庶幾自余之從公軍時方屯蹇追隨往復遂已十年及茲分

則僚屬而其飲食教誨不厭不倦於我者視猶如子竊比回路之  
於仲尼吾之設心制事孤行寡合恆若與人異趣微公則孰諒余  
之不欺雖有時懷抱孤憤鬱不自得公匪直恕我且益慰勉我曰  
以待事會之可爲公之文章舉世宗仰久矣乃獨以百年致託此  
又惟公之命而非予小子之所能知嗚呼公今往矣伯樂逝而騏  
驎不鳴鍾期亡而伯牙絃絕絃非果絕而騏驎非果不鳴也賞音  
知遇之難蓋自古而實痛之然公之云亡日變月移世且將至於  
無復統紀又朝野上下君子小人所與爲不幸夫豈不肖一人之  
私撫公棺而一慟陳薄奠以致辭嗚呼哀哉尙饗

弔諸葛忠武侯文

維光緒十三年五月二日前出使大臣黎庶昌道出沔陽謹以隻

雞斗酒黍飯豚羹屢謁蜀漢丞相諸葛公忠武侯之墓而爲文以  
弔曰嗚呼天人之際蓋難明矣以公之純忠大節而志事弗克展  
於成以公之遠略雄圖而漢祚終於不競豈非千載難平之故望  
古者所爲遺憾而霜襟神龍潛淵而久閱讀公之言教書疏與陳  
壽氏所志猶能仿像其生平余嘗論公之北伐其智則高祖定秦  
之智其心則湯武放弑之心亙古今而閒隻實聖哲之豪英暨今  
邇於蜀道越劍門登隴首又翔度乎籌筆之經營蓋深知益險難  
恃而乃身抗大敵詒君父以安榮世徒羨出師之名美孰追溯夫  
慮患之艱貞如公之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匪惟百世所心敬鬼神  
亦且以震驚蓄私願於卅載今始得展乎墳塋雖雞黍之薄奠類  
蘋藻之潔精侯靈昭哉不昧冀髮鬚而來臨

祭曾襲侯文

并序

維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癸亥總理衙門大臣戶部侍郎承襲一等毅勇侯曾公劼剛薨於位明日電赴至日本越七日三月朔庚午出使大臣黎庶昌設位爲文遙祭之曰

嗚呼明德遠矣蔚此達人如何不恤遽返其真朝野繫歎余思愈紉我交君侯金陵克後嘉會合并雖不恆久二十五年爲屬爲友江甯節署幕府閎懽羣賢輟止余蝨其閒湘鄉家法玉璫金堅有斐年少薪火畢傳閒尋吾室談譌大笑萬書薄腹避違敏妙岳牧量移隨侍北轅我戀一官匏繫吳門兩載南旋蘇甯非遠音訊雖通蹤迹則蹇太傅之喪赴悼梁木三帟繞棺相見痛哭淚積襟裾江騰漲陸謂於師門不負所目歐洲于役我先君侯邂逅不幸召

悔取尤寄詩薦勉慰我且留叢蜚聒耳忽聆鳳啾戊寅之歲侯來  
自東建旆秉節聲光熊熊國書呈遞於法之宮彼都君長曰馬克  
蒙免冠握手頌文正公威德蓋世我適與從侯赴倫敦我駐巴黎  
往來參差如雁不齊使期報滿移馬得利曾不踰時邁伊犁事伊  
犁烏孫據爲俄有遣使交收喪地八九玉帛興戎誰執其咎聚訟  
盈廷戰和唯否惟 帝知人 詔侯往取事有至難奪肉虎口相  
如叱秦完璧虜手棘澀絲紛砉然而剖英名海外震盪童叟萬夫  
首首睨目翬首窺望顏色瞻天北斗我之聞 命奉使東倭始疑  
未信侯曰無訛英都揖別浮查日本杌陲屬邦贅猶旗旂狼跳于  
藩盜斧其柵急電請師濟以兵艦咄嗟定亂龍驤虎闕眾醒大覺  
夢乃出寤辱書枉嘉謂無竦聽功大賞遣國光事聞我之奉諱侯



歸自西兼長譯署通變指迷媚嫉百端反唇以詆餐腥履革朋噬  
莫稽 天子明察功臣分定倚佐海軍國之彥聖懿親扶維共持  
樞柄丁亥七月我趨京華慰勞相懼推轂於家再持使節喜色在  
眉三年契闊遂止於斯東西新聞不識誰某吁嗟失氣若愧親舊  
大政治家所蓄未究天不憖遺亞洲之面人言如此國則惜之感  
恤中外侯乎何悲我羈異域執紼有闕郵辭寫私以代奠醑嗚呼  
哀哉尙饗